

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

目录：

第一章 开端的行动-----	2
第二章 城墙的情形-----	12
第三章 敬拜这一件基本的事-----	21
第四章 复活的原则-----	29
第五章 城墙所说明的意义-----	38
第六章 工作和工人-----	48
第七章 争战-----	59
第八章 特有的产业-----	68

第一章 开端的行动

读经：

尼希米记六章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

“我现在办理大工”“神使我心里要……作……（或作神放在我心里要我作的……）”，这两句话引我们来缅怀尼希米记中那历史性的事迹。

丰满基督徒生活的三大要素

一个基督徒与神之间要有适当并丰满的生活，必须具有三大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必须认识神心中有所关切，祂定规要成全一件与祂荣耀相称的事。我们若不进入这一种认识，并受祂的支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难免失之于浮浅，与神之间的生活也就无法达到丰满。

第二，当人逐渐认识神心中所关切，并要成全的那件大事是一件什么事以后，他们就会受这件事的感动，而用行动来与神合作。这一点关系人与神之间丰满的生活至巨。因为神的百姓逐渐认识神心中所瞩目，那与祂荣耀相称的事以后，必因此深深受感，并与祂在这一件事上合作。

第三，随着认识藏于神心中的目标，并进而与神合作，必然带来严肃的争战，而且代价极重。神的百姓必须面对争战，并准备付出所需之代价。

以上三点是构成与神之间丰满生活的特征，也是不可缺一的三大要素。由此所引起的争战和代价，正是神的心如何宝贵这件事的明证。倘若没有争战，也无需任何代价，我们倒有理由怀疑，将来的结果

到底有何价值。我想，使徒们对于争战的观点，起码认为祂是一个补充，说明呼召的伟大和高超。尼希米记正好将这三件事完满又强有力的摆在我们面前。这三件事就是：伟大的工作，伟大的代价和伟大的争战。

你我都知道，尼希米记和尼希米其人，乃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例证，说明比历史更重大的属灵的实际。今日地上形形色色的史实，不过是属灵境界里所发生之事的反映。而这时代中所有的一切，又远超过已往所曾发生的。

现在，我们要从尼希米记来看其中的三个特点。

第一，城墙或城墙的重建，这是当时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所着眼的点。

第二，重建的工作和工人。

第三，与这目的和工作连在一起的争战。

简单说就是城墙，工作和争战；换言之，也就是呼召，行动和抵抗。其中所包含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恢复并成全主的见证，这也正是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需要。所以在开头我引尼希米的话“我现在办理大工”，作为一个引端，来默想这一件事。

神在属灵低落之日的反应

尼希米是旧约时代末后的一个伟大人物，尼希米记也是旧约最后的一卷历史书。不明白旧约各卷历史时序的人，也许会因为尼希米记在《圣经》中排列于相当前面的位置，就认为它是一卷早期的历史书；其实不然，若以时序来排列，它该在玛拉基书的旁边，因为尼希米和先知玛拉基同时代。

哈该和撒迦利亚在世的日子，说了他们的预言，以后相继过世了。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也成就了他们的职事。以斯拉也尽了他那一份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受了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激励，一同起来完成了殿的重建。以后又有了一段时间属灵的低落。因着哈该、所罗巴伯、约书亚、撒迦利亚的职事，的确发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然而不久荣耀又告衰退，好景往往不长。现在我们来到了玛拉基，大家都知道玛拉基书的内容。玛拉基书仿佛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光明的早晨已经过去，一切都被幽暗所笼罩，有一种属灵低落的阴翳，覆盖在耶路撒冷的天空。神的子民中间充满了玛拉基所描写的那些伤痛和可怕的事；只有在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遗民中间，才能找到“敬畏耶和华的人”（玛三 16），他们可以说是遗民中的遗民，而且为数极少。乃是在这一种环境和情景之下，尼希米来尽他的职事。

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从事他的工作。尼希米记一开头就说到他的工作，就是重建城墙。我想这些经过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给我们奇妙的激励。他告诉我们在那样的日子，就是玛拉基用那可怕的话所论到的日子，主仍未放弃，祂仍做工不息；当日城墙的重建，正是神在属灵低落之日的工作。这些岂不是向我们大声宣告：纵然在最艰难的日子、最恶劣的环境，神仍致力于祂见证的恢复，并使之得以成全。尼希米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乃在这一卷旧约末期的先知书，和这位旧约末期的伟大人物，显然的说出，在那样一个属灵低落得可怕的日子中，神仍为祂自己的见证做工不息。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因着试炼而疑惑，以为时机已经过去，情形已经坏到不复再有任何指望。但尼希米记和尼希米，正是对此种悲观主义者强有力的斥责。

在祷告中劬劳

在我们开始说到城墙、工作和争战这三个主要的特点之先，必须先来看一个重要的因素，尼希米正是这重要因素的具体说明。

我们必须稍加回溯，因为这件事的开始，远在七十年的被掳之先，它乃是始自耶利米的心中。耶利米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和忧伤的灵，他因着神子民的光景心破碎，灵忧伤。耶利米就在这种忧伤苦痛的光景之下尽他的职事，向百姓宣告并预言，他们将要被掳七十年。我们都知道，这事不久就应验了。后来在七十年将满的时候，另一个人，在被掳之地的中心就是巴比伦，承接了耶利米的苦难。耶利米在苦难中尽了他的职事，但以理却在祷告中继续这一个苦难。但以理告诉我们，他“从书上”得知被掳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九）当他看见七十年将尽，他就迫切地祷告。请注意耶利米是在苦难中尽职事，但以理蒙了光照，切切的代求，经历了生产之苦——因他认识他所处的时代。他从众先知的书得知被掳的时限将满，因此就有了但以理书九章所记载，那极沉重之祷告的生产之苦。

神主宰的反应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步。因为时候到了，神为着祂自己见证的恢复有了行动，以祂主宰的权柄激动居鲁士王的心，使他下诏书，结果就有一班遗民回到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末了两节，就是说到这件事。而以斯拉记的头几节，乃是重复那些话，两下完全一样，“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要知道以斯拉本人，正是神那次主宰行动所结果子之一。从以斯拉在那职事上尽了他的那一份以后，我们就来到尼希米，在此我们又发现那使他与神合作的主要因素。

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能读出尼希米在极深的痛苦和受压之下，经历生产之苦。这苦难开始于耶利米，以后又传递到远在巴比伦的但以理心中。现在这苦难也在尼希米心中发动，这苦难乃是人对神向着祂百姓那深切关怀的回应。在此若配上众先知的话就更清楚了。众先知向着神子民的呼喊，正是神关切祂子民心肠的流露。现在这呼喊，这哭泣——神心中的哭泣，显在尼希米身上，以旧约而论，神为着祂子民的伤痛，在尼希米身上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在我们往下讲之先，请先注意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也可以说是主要的两方面：第一，神主宰的作为。行动由此开始：神激动了居鲁士王的心，结果就有了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那些奇妙的神主宰的行动。读以斯拉记的人，对于神奇妙的借着那波斯王，为圣殿的重建所提供的一切需要，无不印象深刻，一切的需要全部齐备，使这件事务必定成全。这是当注意的第一方面——神主宰的作为。

交通于神的苦难

第二，尼希米记还给我们看见另一面，那就是人在神的苦难上与神的交通。以斯拉特别给人看见神主宰的作为，尼希米却说出人在神的苦难上与祂的交通。以斯拉说到神直接并单独的行动，尼希米则说到人与神一同行动，或者说神经过人行动。请记得，这两件事一直是并行的。千万不要以为神既是一位主宰的神，神能凭着主宰的权柄行作万事，而祂的目标又是固定不变的，祂定能照着祂的旨意独力去作；何况祂自己又一无所缺，所以祂要作的时候自然会作。不，神做事从来不是如此。祂自从创造了人类以后，就一直要将人带到祂主宰的目的里和祂有交通，是极深的交通，也包括了苦难的交通。因此不论需要大到什么程度，不论需求有多紧迫，甚至眼看将演成悲剧，逼得神在主宰的权柄里先有所作为，然而祂若找不到一个器皿，来分担祂心中的感觉，同负祂心中的重担，并从心里和祂同工、与祂合作，祂就不作第二步。

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实际的一面来说，神在那个时代中最终的行动，每一件事的开始，你能从尼希米的心中找到。尼希米记第一章首先给我们看见他的心。这正是今日的需要——此刻我无暇将今天的光景和尼希米的时代试作比较，然而我相信对任何一个有属灵感觉的人来说，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是够明显的。——倘若神今天正为着恢复并成全祂自己的见证要有所作为，而今天祂的见证实实在需要恢复，也需要成全，祂必须得着一些像尼希米这样的人，也就是需要一些心中怀着极深的关切，是神自己那种关切的人，来做祂的器皿。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从尼希米身上来看。

尼希米的关切

尼希米对神子民该有的光景和实在的情形，有准确并深入地认识。倘若我们对这两方面：就是事情若照着神心中所喜悦，与神所要求的光景，也就是能表彰并反映神旨意与目的的光景，和现实的状况——认识得不够透亮，就我们要作为成全神旨意的器皿而论，我们不会有什么成就。你我和神的关系绝无法深入，除非我们真看见今日的情势，和藏在神心中祂所关切并要得着的。

当然我们还得知道他们的对比和冲突的因素，以及那不照着神心意之局面的性质。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注视局面，并根据所得的资料有了他的判断。他一面看见神到底要得着什么；另一面，他又看见情势和神所要的相去何其远。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对基督教和教会任意加以批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估价和判断，他们在谈论今日基督徒之间和教会中种种不该有的光景时，怀着优越的态度；对此种可悲情形所表示的忧伤，也是廉价的，并不是由衷的！

尼希米却不是这样一等人，他丝毫不消极，他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他不像那些单说：“你看这岂是神所要得着的，你看这些和神所喜悦的有何等的不同；你看这！……”。他不是只能说说这一类话的人，他能在正面将积极的补救带进，且能指给人看，如何可使局面改观，并提供使见证恢复的途径。尼希米有积极的异象。许多人不过立足在消极的根基上，你若问他们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当如何行？他们就什么也说不上，只好瞠目以对了。说到消极的一面，他们的的话很丰富，但都是消极的，他们在积极方面却一无所见，所以不能提供什么。尼希米不是这一等人。他对当时的局面了如指掌，亦深知局面之可悲，他也曾几次提起，但在这些之外，他还有补救的途径。尼希米是一个积极力行的人，因为他有异象。他并不是一个幻想家，只作一些消极的嗟叹，他乃是一个照着他所看见的光景，努力以赴，而有所行动的人。

亲爱的朋友，这些话对我们诚然是一个挑战。我相信在座许多人能够指出今日神子民和教会中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这些事和我们所看见他们当有的光景相距何等远！我们也能说：啊呀，这一点，那一点，简直太坏了！哦，这种随意批评论断，或是附和人的批评，并加以赞许，欣然引为同感，任令怨言蔓延，是很容易的，根本无需代价。但是有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不只能说这些情形不对，它不是主所要的；而且能进一步说出这是我们所该做的，这一件事是主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该把自己投身在其中，去力挽下颓的局面。我大胆的说：倘若我们不能在正面对今天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倘若我们不能积极的起来对抗所看见的消极，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定罪。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直等到我们能提供更好的；巴不得主拯救我们，脱离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保持安静，使我们因得

到异象而能积极向前。

现在让我问你，这一点在你自己身上如何？什么是你的异象呢？你曾否看见主心意中所要得着的，祂所切愿的，藏在祂心中的到底是什么？你曾否看见，倘若事情的发展完全照着主的旨意，祂的目的得以达到，那该是一种什么光景？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你是否看见今日的光景与主所要得着的相差何等远！为此你的心忧伤，像许多人那样，尼希米是其中之一，不让事情听凭它的趋势发展，奋勇起来，力挽颓势，借着神的帮助，力促局面改变，并使之符合神的心意——相信这是主所要的，神必成全。你是这一等人吗？这就是尼希米记所发出的呼声。

尼希米所经历的生产之苦

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进一层的从深处来看尼希米所经历的生产之苦。他所经历的苦难有些什么特点呢？我曾试着要去了解他，研究他，要进入他心的深处，并从他的呼喊、忧愁和苦难的背后去察看。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仿佛看见了一些隐藏在他苦难背后的光景。

尼希米深知事情应该如何，也看见了实在的光景，然后他又看见自己的地位，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当时远在书珊的宫中作王的酒政。实在说来他是一个奴隶，在王宫中作仆役。从王宫或巴比伦的观点来看，他的地位相当高，但从他自身的观点来说，他不过是世界中的一个奴隶，把他的时间全消耗在世界，所从事的乃是今世的事务。因此他整个人因痛苦而呻吟，仿佛他的心在悲痛中喊着说：“我终日所忙碌的不过是今世的事务，清早就开始忙碌，直到夜深方休，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一月一月，年复一年，我所从事的就是这些，我的心多么渴望能在神子民所处的情势之下，照着神的旨意作一点事。”这种因着他自身所处地位而有的呼喊，乃是他所经历之苦难的特点之一。

在这样的事上，神仍然主宰着一切。也许有人被这些话摸着。你们也是从早外出工作，直到夜深方归。你们时间和精力的大部份都被服侍这世界所消耗。也许你为自己作这世界的奴隶而叹息，深愿能够得着释放，能自由为神而工作。亲爱的朋友，这一种痛的感受是有价值的。当日许多在巴比伦的人，他们接受了现实的局面，而且安定了下来，他们在巴比伦就业得工资，以此为他们的生活。这些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此外他们看不见什么，也再没有什么。尼希米却不如此。他的心厌烦他在世上的地位，他深处叹息着，盼望能自由的为神活着，为神工作，这一种苦难对神深具意义。这一种苦难是神有所作为之先的生产之苦。

如果你心中从未有过这一种叹息，不觉终日为家庭，为琐事奔忙，时间和精力尽被平凡单调的事务耗尽为缺少意义，对早出晚归的生活安之若素，而同时在你心里又从未为着关切神的利益而叹息，那你的一生诚然是个悲剧。也可能你在日常的事务中或工作之后，你一直渴望着能为主更多有所摆上。我愿意告诉你，这一种叹息和苦难，早晚将结出果子，这一种苦难将会产生一些事。这不是说，有一天你会摆脱你属世职业的羁绊，使你得以自由的进入所谓的“全时侍奉”。今天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以为要侍奉神必须放下职业，全时侍奉，这实在是一项错误，因为你很可能就在你所经历的苦难中，发挥你那一份侍奉神的恩赐。你在苦难中可能发现惊人的可能性，虽然你仍从事每天日常的工作，但你心里所挂念着的，乃是主的利益，并且越过越沉重，远胜过对世事的关切。

我想在尼希米身上确是如此。尼希米说：“我是作王酒政的。”你能从这句话里听出他心中的翻腾和反抗。对此他无法自安，他轻看他的工作，因为他越过越以主的利益为重。波斯王是当时权位最高的人

物，作他的酒政岂是一件小事，终日居住在书珊的宫中，就是以斯帖和末底改所在的那宫。从以斯帖记中能读出，当日那宫所代表的是什么。但是在尼希米的祷告中，当他听见被掳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以及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焚，他向耶和華恳求：“……主啊，求祢侧耳听祢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祢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尼一 11）他并未将尊贵和荣耀加诸王的身上，在尼希米看来他在耶和華面前不过是“一个人。”

哦，有什么事能与主和主的利益相比！尼希米不甘屈居卑贱，因此为他带来了苦难。在那些看见了主要得看什么的人眼中，看这世界所能给人最大的尊荣，最高的权位，如同无有。你若看见了那从上而来的呼召，你就会轻看今世的一切尊荣、学位和地位，你会看这些如同无有。使徒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腓三 8）这些事原是他先前以为有益的，也是如今世人看为尊贵、荣耀的，却因着他看见了主和属天的呼召而看如粪土。我相信尼希米当日的地位是使他痛苦的一大因素。

此后是一段很长时间的耽延。我们不难想使他心中的焦急，我们常常因着主的迟延不满，但主却要我们学习忍耐。我们的深处岂不是常常因着机会的迟迟不来而受到试炼？我们岂不是常常因着道路的不亨通，机会的得不着而叹息！但我注意的点乃是我们是否真为此痛苦？我确信主常常借着迟延和搁置，来试验我们的关切是否真实。有些人经不起片刻的等待，立刻把负担置之度外。也有人他们只受了少许挫折，忍耐受了一点试验，立刻说：“这样太花不来，”因此，就放弃了。尼希米的忍耐曾经过多年深刻的试炼，那么多年毫无机会以满足他为主做一点什么的饥渴，但他却坚持到底，热切追求主和关心主利益的心志丝毫未减。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长时的耽延，和机会的迟迟不来，对你有些什么影响呢？你对神旨意的关切是否深刻到一个地步，强烈到一个地步，足以使你受得了长期的等待，担得起多次盼望未得成全的痛苦？尼希米的魂受到长期的饥饿，一直得不着饱足。我的意思是他切望能为主做一点事，如果能这样做，他会衷心感觉喜乐和满足。他倘若能得着这种机会，他的全心将得着自由，尽力有所作为；然而他魂的饥渴一直得不着满足，甚至他心里已算定，即或主还有事要成就，若不是主自己来做，他将无能为力。他已达到这种境地，——“除非主亲自将门开启，预备机会，并使祂的事成就，我什么也不能作，我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这是主在祂众仆人身上极重大的成就，但这需要我们的魂忍受何等的饥饿，我们需要付出何等的代价！以我们而论，我们若能为主做一点，我们就会感觉好过得多。倘若我们有很多工作，我们就感觉更满足。但是这是我们在主手中受训课程之一，真实的属灵价值，乃是出之于这一种训练。

尼希米从他的弟兄们得知那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境况十分悲惨。他得了这些消息，也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但他全然无能为力。除了神自己之外谁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一种绝望往往是伟大展望的背景；因为只有人在完全绝望时，神才有机会显示祂的作为。那些蒙主重用，在多结善果上与主交通亲密的人，常常不只一次、二次乃是多次被主带到这境地，使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唯主方能。但他们的魂常因此忍受痛苦。他们并不是那些摔手不干的人，认为事情既然不是他们所能为力，因此也就不闻不问。尼希米绝不是这一等人，他将苦难化为祷告；你们都知道，苦难一旦化为祷告，祷告也就是生产之苦，事情就更真实更单纯。因为借这一种祷告和苦难，己的成分受到了相当深的对付。

我们往往心中怀着雄心，想要为主有所作为，渴望进入祂的工作，才能和那些蒙主使用的人一同挤身祂的工厂，因着为主做了一些事而感满足，且得着某些地位；当主为此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将所受的苦难转为祷告，那些己的成分就在这种祷告里面受到彻底的对付而被除去。当我们感觉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而在主面前所有祷告的苦难，就是一项明证，说出在这件事上已受了对付。这时我们的祷告就是苦难。这种祷告不是为自己求什么，这种祷告的苦难乃是为着出乎主的而劬劳。

不久，尼希米就受到人的指控，说他的一切是为着自己。他的仇敌说他要自立为王，又派先知为此宣讲。仇敌用何等恶毒的方法来攻击他，要毁坏他！倘若尼希米果真是为自己有所图谋，他必在恶毒的攻击面前站立不住，必遭毁坏！如果仇敌真的握着攻击他的把柄，尼希米果真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想作头，尼希米就必被恶毒的控告所淹没，必因攻击而毁坏。但仇敌对尼希米的控告完全出于捏造，毫无根据。尼希米能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尼六8）尼希米能说：“你们所说的是谎言，我的深处已受了神的对付。神已经除去我心中一切属己的兴趣。”必须断绝仇敌控告我们的根据，使他在我们身上无从滥施攻击之技。

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带着愁容，且被王察出。但是他的愁容并非自怜或自弃，他的愁容说出他对属灵光景的关切。

主知道今日的光景。主知道今日的光景和祂所要的相去何等远，这些祂全知道。祂必须得着一班人有祂对事情的认识，看见祂所看见的，感觉祂所感觉的，而且照着祂指示的，将自己摆在祂手中，不顾任何代价。这些开端的话是一个挑战。我们若不是一班像尼希米这样的人，就无法从事恢复工作，也无法在争战中站立得住。愿主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第二章 城墙的情形

尼希米的行动

前面我们曾说过，尼希米并非置身事外，一味的加以消极的批评。他不像那只能指出错误却不知道为着神的荣耀应当怎样行的人，他不仅关切耶路撒冷城，并且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圣经》中（至少在旧约是如此）如果有一卷以行动为特点的书，尼希米记就是这样的一卷。

尼希米在行动之先，首先使自己对当时的局面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认识，我们在尼希米记一章二节读到这样的话：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后来尼希米自己到了耶路撒冷，他的行动可以从下面这一段描述的话看出来：

“我夜间起，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厂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二12-13）

这是尼希米花工夫去观察的情形，他要知道当日局面的实际情况。他当然已得到不少消息和报告，也曾致力于从那些曾亲身经历的人听取局面的状况。但他一到现场，立即亲自跑去证实这报告的准确

性，以及情况究竟如何。我愿意这样说：照此原则，当主论到祂见证的恢复时，那些与祂同工的人，也同样需要对当前局面有准确而详尽的认识。可能你曾从别人那里听见局面的光景，纵然是最详尽的，仍不可以这种第二手的报告为满足，对于事情的真相，你必须有头一手的认识。你我对于今日属灵的光景，若知道得不够准确和详尽，也不知道需要作些什么，那么我们在神手中很难有什么用处。我们必须实在有所看见，亲身有所体会，不能以耳代目。

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难免不碰见为着发现神百姓属灵光景低落而悲哀的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实。他们的感觉（从主要一面来说）是对的，虽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许多人除了抱怨、批评、不满之外，并不能在积极方面有什么摆上；对神子民属灵的光景，也无法使之改善或补救。然而他们所注意到教会属灵情形的可悲，诚然是实在而普遍的事。以今日教会而论：没有一件事是准确的，没有一件事符合主所要的，也没有一件事是照着祂所该有的光景的，虽然大部情况实在是不对，但我们不能仅有一点含糊笼统的感觉，我们必须有切身的认识，真知道今天的错误在哪里。我并不是建议你们去查察，把所有的错处找出来，将今天那些令人悲哀的失败开列一张很长的清单；我的意思乃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和神同工，要使事情能像主所要的光景，我们心中必须先对今日的光景，有头一手的认识和亲身的体验。我们绝不能只做客观的抱怨专家；相反的，我们必须由于深知今日的属灵情形，因而心里背负苦难，又因我们的眼睛看见了，而且看得那么清楚，因此眼之所见就成了心中的困苦。

尼希米所做的正是如此：他开头先让自己对当时的局面有直接的认识，当日的局面诚然会使任何人灰心丧志，那局面很可能使尼希米失望，因之半途而废，重回巴比伦去，说：“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从最坏处打算，尽力而为，因为情形完全出乎想象，除了令人失望以外，可说是无一是处，任何打算都属无用。”如果那晚你和尼希米一同去察看城墙，我想你很可能要说：“啊！这岂是我们所能为力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情势毫无指望。”但尼希米却不是这样，他不以这种情形为绝望而放弃，我想他是旧约中最勇敢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所面临的情势虽然可怕，但他依然凭信行事，因为他不单知道局势的险恶，他更知道神正在行动，要使局面改观。神要做一件事，无论我们认为多么不可能，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祂必要作成，因此，既然神的旨意要扭转这个局面，尼希米就不放弃他的行动，而且要认真的面对着这个局面。

我心里有许多感觉，很难找出合适的发表，来解开这些信息，但我从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来看就会看见。我想到使徒保罗是这个时代中的尼希米，他在基督徒中所面对的情势是何等的情势！他所遇见并要对付的是何等棘手的事！当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感觉说：这样一班乌合之众还有什么盼望！这哪里是教会！我们会从心里弃绝他们。但是请你看保罗，他没有放弃他们，却是那么英勇而坚强的面对当时的情势。

今天我们也可能深感失望，很容易觉得在今天这种情势下，要有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清楚完满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你看今日的教会受到何等的破坏！我们很可以把今日的教会比作当日的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焚。换句话说，整个的见证已经被撕裂、遭毁坏！是的，情势诚然令人失望！但我们却必须面对这一个问题——神是否愿意使情势改观？是要教会有正常的光景？抑或已将她放弃？神是否愿意并期待——祂何止期待，岂不正在行动，为要得着一个与今日情况完全不同的见证呢？如果有任何迹象足以证实神今天正积极关切此事，我们就不敢放弃，但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唯独神能赐给

我们的勇气，才能面对当前的情势。稍有经历的人，就知道我并未夸大其词。

尼希米的异象和感召

现在我们要看，尼希米如何把别人带到他的异象和关切中的事：起先这个异象和关切在他心中深藏着，只是他和神之间的事，他也从不告诉任何人；经过详细的考查和勘察之后，他有了确切的决定，他才把他心中的事向人敞开。这样的步骤是很美丽的，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往往轻易的把我们的观念广播出去，卸给别人；这与首先开始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切有何等的不同！先因所面临的情势而受压，又深感责任之重大，等到一旦有了决定，这事必须成就，这才是带别人进入我们的异象和感召的时机。从《圣经》上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使尼希米成为一个具有惊人感动力的人，有磁性的性格和惊人的感召力。由于他的异象和感召，那些曾沉浸在失望的深渊里的百姓，都被拉上来，踊跃的投身于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业。尼希米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也是真正的领袖。你是否深有所感？觉得这正是今日极迫切的需要——需要一班有异象的人，他们权衡过每一件事的轻重，面对着整个的情势与其后果，对于神深具信心，知道今日光景原非神的本意，因而确信神要使局势改观；他们那种积极的冲击力，影响了其他的人，因此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诚然是今日最大的需要。在今天仅仅做一个客人，一直被别人背负是容易的；或者做一只寄生虫，专靠吸取别人而生活是轻省的；但在这地上做一个能激励人，并成为别人的感召者，感召人来从事主的工作，实在帮助人进入神所要得着的事，那是一件大不相同的事“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愿意对你们这样说：如果你们有人觉得，今天的光景已经不照着神的心意；又感觉神愿意得着祂所要得着的，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件事上积极，并在这件事上成为别人的感召。

尼希米权衡了每一件事的轻重，非但不因情势而沮丧，反因深感手中工作伟大而投身其中，并全心全意的致力于此，因此就感动了其他的人，他的心向着他们敞开，以致他们同心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哦！巴不得神今天也得着一班这样的百姓！一班洞悉今日光景的百姓，他们也知道何以情势发展至此，又一同起来说我们在这件事上应该有所作为，我们起来建造吧！

这就是尼希米行动的开始，我相信你们都同意，这诚然是一个行动。我们当然不至于把这件事仅仅当作人间的事来看，若不是借着圣灵所加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在这工作上持久。再看使徒保罗他对于当日的一切情形已经了如指掌，当日神子民的光景，非但无助于情势的改善，只有增加沮丧和失望。但保罗的祷告是：“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借着祂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弗三 16）

“照祂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西一 11）唯有运行在我们里面神的灵那大有权能的力量，能使我们继续往前去。我们必须让神在尼希米身上平生所做的工，也作在我们的身上，并在我们里面有够大的地位。唯独如此，才能使我们对今天的局势有所作为。

目标——城墙

我们在头一篇已经说过：这卷书的特点有三，就是城墙、工作和争战，或者说目标、作为与冲突。现在我们先从主要的一个特点——目标或城墙来开始。尼希米要修理的城墙究竟代表什么？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关于城墙，我要说到三个很基本的点，藉以明白当日的城墙是什么，今日的城墙又是什么。

第一、当日的城墙乃是一个界限，因为它划定了一个范围，这界限如果用属灵的话或用我们今天的话

来解释，照着神圣的思想，乃是一个清楚的说明，说明什么是基督，什么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划定了一个特定的区域，一块特别的土地。城墙立在那里，仿佛对人说：“凡在城墙里面的，在这个标记之内的，是属于某一个等次，有某一种的性质；凡在这范围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当然可以这样说城墙内事物的性质，是城中心的殿所赋予的；而城墙的作用乃是一个说明，现在暂不详细述说。目前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在恢复并成全主的见证这件事上，对于什么是基督，什么不是基督，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因为今天的情形混乱得可怕，城墙已经倒塌了，以致城里竟然有许多垃圾，我且不说这些垃圾，请先注意一个事实，那是原先城墙所在的地方，现在已成为乱堆。今天许多神的百姓，对于什么是属基督的，和那些只不过是基督教的，已经缺少认识、分辨和鉴别的能力。基督教里面满了可怕的混杂。因此，重建鲜明的城墙、好明确的向人指出基督之所是，使基督能清楚的被人认识，被人知道，而一切足以使人产生混乱和搀杂的因素，尽被除去，这是今日最急切的需要，此点至为明显。

城墙就是一个这样的说明。因此，城墙在属灵方面的意义，乃是代表基督的真实性质。我说过我里面有许多话，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城墙。从整本《圣经》来看城墙，始自历史性的城墙，一直看到最终在启示录末了，那包括一切的伟大城墙——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我发现城墙最主要的功用乃是说明墙里所有的性质。这一点在《圣经》末了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岂不是表明得非常清楚吗？它主要的特点乃是说明城的性质、荣耀、美丽和纯洁。基督的见证头一件事乃是说到它的性质，这是首先必须建立的一件事，并且须要建立得清楚而明确。

第二、城墙说明分野。也许你会认为这和界限没有什么两样，但二者确乎是不同的，因为城墙所代表的乃是区别。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混杂的，城墙在这里乃是宣告一个事实，说明这见证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证。它并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也不是许多不同事物的总和，不！它乃是一件非常明确的事，而且与一切有鲜明的分别。城墙无异对众宣告：“只有属于基督的方能经过此墙，方能有份此城。”这一点的确摸着人的深处，当然也非常令人注意。我们往下看的时候，还看见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成了一名守卫者，他和所有的门警一样，负着看守众城门的职责，对付那些企图潜入的人。他对付那些商人，今日也有许多商人，他们竟然找到了门路，进到主耶稣的见证里，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做他们的买卖，将许多商品带到属神和属基督的范围中。城墙对这些情形严厉的说：“不准！”你若一直读到这卷书的末了，就能看见尼希米和那些守卫的人怎样对付那些商人。但他们所做的，还是赶不上主在世之日，用绳子作鞭子，将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赶出圣殿那样厉害，远赶不上。简单的说：城墙是贵重和卑贱之间的分野。这一点所包含的极为广泛，城墙也将那些什么是出于神的灵的，和那些出于另一个灵的，加以绝对的区别。

第三、城墙又代表防卫。城墙的责任乃是保护神的利益，并保护主的百姓，使他们不受侵扰，也不至受到会使他们改变性质的攻击和败坏。主需要一个见证，这见证能够考验每一件事，不让一件不全然出于主的事过去。今日教会就在这件事上有了错失，使神的利益和神的百姓受到亏损，有太多不出于主的事，竟然容让它们偷偷的进入，而且有了地位；另一面对于什么是出于主的，却缺少一个够强的见证，起来抵挡这光景。

从新约中你会发现，在开始的时候，那属灵的城墙初被建立，它在圣灵的权能之下，是那样坚强，明

确，甚至许多人惧怕得不敢去参加他们。当时的情势是：无论什么时候，若在什么事上和神的关系不对时，人的心中就产生出一种惧怕；而另一面呢，有人来俯伏在他们面前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主今天不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见证吗？一个十分坚强、非常明确的见证，会使那些对神无所谓、不把神当一回事的人，心存畏惧：用通常的话来说，是把一切都清理出去。“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一，二 19）这正是健全的记号，这种事情只能在情形良好的时候发生；情形很糟的时候，你们唯恐失去任何人，因此紧紧抓住人不放。主却说：用不着去抓住人，更用不着去拉人。这见证，这城墙是一重防卫，是一个保护，防守并抵挡任何人任何事的侵入。当尼希米的日子，城墙对耶路撒冷是何等的需要！整卷尼希米记都说到这一点，你只要看出城墙对于多比雅和他的同党如何，就能看出它的功用。他们知道那屹立的城墙是何等的坚强，他们断乎无法越过它而进到里面。

这是城墙头一层的意义。现在我们要在这方面再稍微多说一点，城墙代表基督的两面：从一面来说，城墙代表基督之于外面的世人和列国；而另一面呢，城墙又代表基督之于祂自己的子民。用一句话来说：这城墙就是神儿子丰满的见证，也就是神儿子的意义显于今世，并在世人中的光景。

城墙修复的必要

我们必须在这里加上一句话，免得人误解我们的意思。尼希米并非从根基上重筑城墙的全部，如果你仔细读尼希米记，就可以看出他们乃是修补城墙，将那些倒塌和倾覆之处修复起来。我之所以要说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神所承受的托付和所蒙的呼召，并不是从根基上来建造。感谢神！那根基已经立定，那城墙早在起初时已经筑成。行传给我们看见那城墙，那是丰满完美的见证，满了荣耀和能力，是那么壮丽和伟大，是一道极其坚强的防线。这见证之于列国来说，是大能的启示，面对于祂自己的百姓，是基督权能的彰显，这些在当初就已经存在。尼希米并非开始来着手建立这件事，他乃是来到那曾经是丰满、明确、完美，而现在却已经倾覆、倒塌、毁坏的场所，所以他的工作乃是修理，使它恢复原初的完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倘若我们蒙了主的呼召，来从事任何工作的话，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工作。神并未召我们去做使徒们当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如今仍然存在，但是从他们那时候起，有许多尼希米。当日的光景发生——就是倾覆、败落、分裂、被掳等等，因此需要恢复它原初的光景。这诚然是今天我们蒙召所进入的事工。

论到城墙的倒塌，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这样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末了那句话，正好摸着这件事的症结。请你注意！那个神和基督的大仇敌，也是我们主见证的大仇敌，他那持久不变的目的，就是要使主的名受到凌辱——不惜任何方法，不择任何手段，无论是直接的攻击，或用诡计渗透、颠覆，目的就在使主的名和主的见证蒙受凌辱。尼希米说：“免得再受凌辱。”神的百姓都该受这个动机的支配，免得主和祂百姓因为他们荒凉的光景受到仇敌的凌辱。

荒凉因于拜偶像

说到恢复之前，我们应当先追查一下，导致荒凉的基本原因（也是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本书和前几卷书中得到一个结论，只要用一句话，就能把整件事的根都找出来，这一句话就是“拜偶像。”如果你看见那城墙倾覆的断壁残垣，你在那里默想并查问说：“这是什么缘故？何以竟会落到这个地步？其原因究竟何在？”最基本最完全的答案就是——拜偶像。

如果你认清了以色列国之所以被掳到巴比伦——拜偶像的中心去，正是他们拜偶像的结果，（也是为要使他们拜偶像的病得医治）这事必定使你印象弥深。你能从那立起的大像，知道巴比伦乃是世上偶像的中心。以色列既然容让他们中间有偶像，主就打发他们到那世界性的偶像中心去治疗拜偶像之病。我说这件事令人印象弥深，意思是指主有时将我们所贪恋的，以加倍的量加给我们，作为医治之剂。（有如以毒攻毒似的一一译者注）他们贪婪、拜偶像的淫行，曾使众先知为此向他们劝告、呼喊，甚至对他们流泪、哀哭，为这事受苦，目的就是要百姓离弃偶像，不再暗中和周围外邦列国的假神犯淫乱，但是他们却不肯，因为他们已经与外邦人结亲了。于是主说：“好吧！就照你们所要的给你们吧，而且加倍的给。”结果他们得的实在太多了，主就是用这方法，使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事上得了医治，从此她的历史上，再没有发生过拜偶像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们连拜偶像的灵都得了医治，这一点我们往下还要说到，但是他们那种公然和邪恶势力勾结的行为，已经借此摧毁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作诗的人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有这样一句话：“祂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诗一〇六 15）他们不愿放弃神所不允的要求，他们硬着颈项说：“我们非要不可！”于是主说：“好吧！”结果他们看似得着，其实却是失去。

这个原则直到今天仍是适用。今天，世界竟然在教会中、在基督教里面有了地位，神的教会进到世界里去，就把世界也带到教会里来；教会和世界的灵有了联结，世界的灵在基督教里面有了很大的地位。虽然我不愿说到这些事，但我们不能不忠心。（也许是由于无知或失察）连福音的基督教里面，也把许多世界的原则，把那些不是属灵的原则带到其中，就如用那些名称、头衔、财物等等，来做神的工；还有许多暗中和世界的勾结，为要得着世界的好感与利益。在这事的背后，有一个灵，就是拜偶像的灵，这灵竟然掌握了神的百姓。就任凭教会去得她想要的，于是今天教会就失去了她的能力与超越的地位，只因为世界在教会中有了太多的地位。看来她似乎是很有所得，但是她的得着正是损失！（得之于失）这件事难道不够明显吗？

这原则今天也适用于个人，倘若你的心一直向往着某一件事，不愿接受主所说的“不”，你坚持着，你一定要，甚至威胁主：（话不一定这样说法）若不给你，你就不前去，和主到此为止。如果你这样，主会给的，祂会让你得着所要的，但我要告诉你：你所得着的将成为你的咒诅。亚伯拉罕之得着以实玛利就是一个例子，多可怕的咒诅！在此你能看见这个原则：这一班百姓既然在他们的生活中、灵里面和一切原则上，容让拜偶像的事进入；并且塞耳不听主所差遣的先知每早晨的提醒与呼唤，所以主说：“好！照你们所要的去吧！你们可以到巴比伦去拜个够。”结果他们失去了一切！

什么是拜偶像？并不是向木、石所雕刻的偶像俯伏叩拜才算是拜偶像；偶像的面目何止千万！它用种种诡诈的方式出现，而且很少用直接的方法得着人的敬拜。简单的说：凡在心里和那些取代神地位的，或是阻挡神道路的那些东西有交通，这交通就是拜偶像。这里所包含的又是何等广！这种交通最终的影响，就是使主受到挫折、拦阻、无法得到祂所要得的。这就是拜偶像的原则。偶像是取代主地位的，所以拜偶像使主遭遇许多艰难。

前面说过，以色列虽在拜有形的偶像这件事上得到了医治，但并未除去拜偶像的灵或拜偶像的原则。当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以色列人崇拜传统，传统就成为他们的偶像。传统的确能够成为偶像，你很可能向着传统十分虔诚，完全服在传统之下，以致主得不着一点机会。传统能够拦阻主的道路，就像

当日尼希米受到断墙乱石的阻挡，使他所骑的牲口无法通过一样。那些死的传统、枯干的历史和早已过时的陈旧事迹拦阻了主的道路，让这些传统掌权正是拜偶像的原则。这就是使城墙倒塌的最基本并最终的原因，所出现的断壁残垣和废墟，正是由于拜偶像——在心里和那些不是出于主的有了联结和交通。

尼希米记里面，满了极坏的情况，满了出于邪恶和错误的光景，正与城墙的情形一致，当你们观看并细察城墙时，你们能看见当日神百姓的情形和城墙完全一样，神的百姓中间有各样的恶行、邪污和错误，这就是那些乱堆和倒塌的城墙，城墙正是神子民属灵光景的说明。因此当你去细细研究那城墙时，你会看见实质上你所摸着的并不是物质的城墙，而是神百姓的属灵情况；尼希米致力于修复城墙的时候，同时又得好好对付神子民属灵的情形。城墙和百姓属灵的情况是一件事。单在外面筑一道美丽的城墙，任令城里的百姓和城墙的外貌完全矛盾，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盼望你们能领会我们的话：你的见证必须和属灵的情形一致，见证的背后必须有属灵的内容，有属灵的内容方能支持你的见证。你们永远不能用不是真理的东西，来建造什么。

关于城墙的意义和它的构成，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愿主让我们此刻能进入祂自己的异象和意愿中；并且以那抓住尼希米、保罗以及主众仆人的大能，也抓住我们；使我们能以被祂使用，更多恢复祂儿子的见证。

第三章 敬拜这一件基本的事

当尼希米的仇敌用诡计，假作邀请，要他到他们所约定的村庄相会，借此要陷害他；而尼希米的回答是：“我现在办理大工，不能下去。”我们目前所注意的，正是这一句话所代表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缩短为“一件大工程，”因为尼希米这一卷书乃是预表神的大工，一个历史性的描述。正如我们在这卷书的开头所看见的，尼希米没有把神放在他心里要他所做的事向任何人透露。到后来他才把这件事向人说明。他所说的那大工，是神摆在他心上的。

在我们开始来看尼希米重建城墙的见证之前，我愿意先插进一段非常重要且包含很丰富的话，并非根据某一段经文而引起的，只因这一件事是一切事的根基，它也贯于一切事之中；这件事就是敬拜。

因为当我们来思想以城墙为界的耶路撒冷界限时，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她乃是用包括性的说法，很广泛的论到敬拜，耶路撒冷城之所以存在，实在就是为着敬拜。而巴比伦呢，正如我们在前面曾说过的，乃是虚假敬拜的中心，也就是拜偶像的中心，那敬拜不是出于神的。因此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总是站在对立的地位，巴比伦是和她为敌的。耶路撒冷代表敬拜神，她乃是神得着敬拜的地方。因此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一个预表：说明此一范围里面的人，都是敬拜神的，所以它的本身也象征敬拜。

人神之间全部历史中头一件事就是敬拜，而末一件事也是敬拜。我们能从《圣经》中找出创世之前已有敬拜，那就是这世界受造之先神的众子向祂敬拜。到底神的众子是谁？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圣经》，却提到他们敬拜神的这一件事。他们一同歌唱欢呼，他们敬拜神。所以远在创世之前已有了敬拜。

接着我们又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敬拜是支配创造的因素。我们都知道，亚当最基本的罪乃是在敬拜

的事上失败。之后我们看见敬拜这件事，在地上一直紊乱，神在各时代中设立了敬拜的见证，并且为祂自己保守这见证。我们从《圣经》所记载最末后的事中，看见那全宇宙的敬拜，全宇宙都敬拜祂。至于耶路撒冷，我再重复说，就预表和历史的事实而论，乃是神设立在地上敬拜的中心，它维系着对祂的敬拜。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约时代，从属地的进而成为属天的，于是我们来到“天上的（属天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来十二 22-23）；这乃是敬拜的问题。这就是重建了天的敬拜。

敬拜乃是蒙救赎归神

我们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看敬拜这一件事。我们正看过尼希米的工作，乃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实在是一件救赎的工作。他将当时整个的局面赎回，赎回失落的见证。尼希米所从事的就是一种救赎的工作。如今我们都很清楚，救赎乃是为着归于神。启示录五章九节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句话正是说出敬拜的意义。简单说把每一件事赎回使它归给神，把每一件事都带回来归给神，为神恢复一切，那就是敬拜。从这一方面来说，这大能的救赎工作今天仍在进行着，与自从撒但和亚当发生关系后，而进入受造之物里面的一种趋势和途径相对抗。今天这在受造之物里面的趋势，总是一直向下。受造之物的每一部分都在这个自然的趋势总是一直向下。救赎就是扭转这种下坠的趋势中。你我每天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和这种往下坠的趋势奋斗。任何一个有花园的家里都知道，要赎回那园子脱离下坠的趋势，需要天天经常不断的工作，从事医务工作的大夫和护士们，同样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与我们的身体日渐颓化的趋势相抗衡。除非我们对身体加意保护，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它急剧衰退，它总是向着下坡路直奔，各种器官日见朽坏。因此那些医药专家们，也在他们所从事医务工作中，致力于赎回的工作。我们能从各方面看到这种赎回的工作，一切都被败落的趋势所笼罩。

自然界和属物质的身体方面尚且这样，那末在灵界里更是如此。《圣经》在这件事上，给了我们一个对它很广泛的启示，说出那若非天上来的能力，与这趋势相对抗，没有一件事能例外不越过越下坠。在《圣经》里，我们能看见，神的子民，在历史上，曾发生这种走下坡路的颓势、败坏、腐化，而神却一直作挽回的工作，救赎祂的百姓，脱离这败落的趋势，再带回他们归祂自己。因此，我们说敬拜的意义，就是将一切赎回归给神，使每一件事的意义都出自神。

敬拜是深处的动机

现在我们暂时撇开宗教的一面不说，先来看敬拜的基本要素。敬拜和宗教的制度与形式完全无关。在人的构成里面就有敬拜这一件事。因此敬拜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敬拜就是生活中的动机，也就是活着的意义，或我们之所为而生活。（一个人到了对生失去了任何兴趣，觉得再没有什么使他可以活下去，这是一个人所能落到最可怜、最悲惨、最伤痛的境地。这已经是落到底了，再没有比这种光景更低、更悲惨了。对这样的人据说生命已经无足轻重，他们无意再活下去，因为生命对他们已毫无价值。）这一种值得为之而生活的感觉，就是敬拜的原则。这是使人为之而生活维系人活着的动机，活着感觉有所谓；今日全地上的人，都是如此，只有那些在极悲惨、恐怖之中的人，才肯放弃活着的机会。因为痛苦得再无法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我再说这是人间最悲惨、最可怕的遭遇。人必须得着这一种动机。所以敬拜就是我们之所以活着，或为之活着，和感觉值得活着，以及维系我们活着

的动机。这就是敬拜的原则。

现在你可以把这件事放大，并把它带到更高的境界中来看。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活着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到这里你就摸着了敬拜。今日最使我们感觉活着，并且使我们的生命事物有意义，活着有价值，乃是主自己。我们之所以活着，并非为着今世，也并非为着今世的任何事物。足以使我们来敬拜的，不是今世的国度，也不是这世界的王，乃是主；祂配得过我们为祂活着，祂才是在我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标准，有了祂，我们的生存才有意义，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拥有完全的地位，且是最中心的地位，主永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

所以并不是一两次，到某些宗教的建筑中，参加所谓的神圣的敬拜，就有了真的敬拜。那并不是敬拜。那仅仅是一个空的形式；最多不过是对神表示一点尊敬而已，连这点尊敬也不过是徒有其外表，而了无丝毫实际。敬拜是一件属乎生命的事；并不是每周一次的事，也不是每季一次，或者是那些大节日才有的事，就如复活节，圣诞节等等基督教的节日。不，真正的敬拜乃是活着为主。每年、每周、每日、每时、每分钟全是为主而活，这才是敬拜。清晨头一个思想是主，夜深最末后的思想仍是主；诚然一天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事，来分去心思，占去双手，但在一个蒙救赎归神的人身上，虽在百般忙碌中，心仍不断地向着神而去。

这一种生活就是敬拜的祷告，他们并非一直把这些变成言语挂在嘴上，也不是时时俯伏屈膝，也不一定一直在聚会中，但是他们的背后，或者说他们的里面，有一颗心，一直是向着主而去，他们的心渴慕主。这一班人的确是如此，如同耶路撒冷在她的全盛时期，以色列人离耶路撒冷虽然路途遥远，但是他们的心是那么爱慕她；一心向往着耶路撒冷，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到耶路撒冷去，到祭坛所在地，神的居所，到那里去敬拜。他们的心在耶路撒冷，他们所渴慕的就是耶路撒冷，离了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们的心满足；他们表明了这一个敬拜的真实原则。后来他们到了巴比伦，这一班遗民，人虽然在巴比伦，心却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被巴比伦人嘲笑作弄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诗一〇三七3）巴比伦人以他们取乐说：“唱个耶路撒冷的民谣给我们听吧！”你听作诗的人怎样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他们的心所渴慕的乃是耶路撒冷，他们的心天天被耶路撒冷所吸引。我们应该从属灵的方面来领会这件事。我们的耶路撒冷并不在地上，这地上没有一个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心该一直受主的吸引往主而去，一直问说：“我们怎样才能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得着更多的地位？”

如果你在这种光中来读尼希米记，你的全人要受到奇妙的光照，并且你要起革命性的改变。当尼希米还远在巴比伦的时候，他里面有了这种极深的切望，向着主的切望。后来他来到耶路撒冷，着手处理当时的情势，他为着不能荣耀耶和華的情势忧伤、哭泣、祷告，然后他着手工作，因此他吸引许多别的人来和他一同工作；绝不肯作片刻的停息，直等到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重新为耶和華兴起了完全丰满的见证。这全然是一个敬拜的灵。那一班因着尼希米一同做工的人（关于他们的工作以后要再说到），他们有心工作，且有甘心乐意的灵；但是要看见，那就是敬拜的灵。他们的光景正好成全了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罗十二1-2另译）。改订本译成“你们如此敬拜侍奉。”他们为着那工作，献上自己的身体，而动机乃是属灵的敬拜。因此敬拜乃是发自深处的动机。

主在敬拜的根基上和人亲近

这在《圣经》中是一个分界的点。当神造了人，并带人和自己有交通，这时他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无任何目标，人的生活和工作全是为着耶和华神。那种光景实在是美丽。那时只有人和耶和华神，当日落天起凉风的时候，耶和华神到伊甸园散步，要接见祂所造的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里满了喜乐。耶和华神也以此为乐。《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喜悦并亲近那些在敬拜中的人。换句话说，耶和华乃是和那些心向着祂的人靠近。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耶和华曾临近心不向着祂的人，除了审判之外。乃是当人的心倾向祂，因此祂就来祝福并赐恩。当时祂所以来到园子里行走，因为园子里有使祂喜悦的人，因为他们的心向着祂，使祂满足。当主在地上的日子，也是这样。祂喜欢到那些心向着祂开启，愿意接待祂，并且向祂愿望的人那里去。这正是祂所以经常到伯大尼去的原因，因为在伯大尼有一颗心向着主。在伯大尼有一个敬拜的灵。

仇敌对人类的欺骗

随后我们又看见了那可怕的失败，仇敌进到园子里，分散了人的注意，使人从神转向牠。牠是怎么施其伎俩的呢？认识这实在是一件极可怕的事。使人先注意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把人的兴趣和利益摆在面前，并指给他看，他很能得着一些东西，并成就一番事业。在仇敌还没有把这个谎言种在人里头之先，人的思想乃是神要有所得着，而现在的情势转变为人能得着为先。仇敌用极深、极诡诈的方法，把人的注意力从神转向自己，当人如此注意自己时候，就与撒但结了盟，人受了牠的欺骗，以为如此能得到益处，而实际上要得着益处的乃是仇敌。这就是人类所受的欺骗，人转离神以为能得到什么，以为能过好日子，能得着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到末了，人发现受了愚弄。在这场买卖中大获其利的，事实上是仇敌，而人却被仇敌收买去了。这就是人类的失迷和悲剧。你们有没有看出那关键，仇敌用属己的兴趣和利益，以及己的一切来分散人的注意力，使他不专注于神，结果破坏了对神的敬拜，从那时起，一切都是如此。整个世界成为己的世界，一切以自己作中心，不让神得着祂当得的地位，甚至自始至终，不让神有任何所得。这就是今天的光景。

但是现在神要得着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在那里祂重新得着那每一件事都甘愿并欢欣的为着神的光景，并有一班以神为乐的百姓。主耶稣就是这原则的具体彰显。主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四十8）；因为祂以神为乐。主耶稣就是那属天耶路撒冷之灵的具体彰显，在那里每一件事都全心为着神，没有一件事是勉强，或强迫，都是出于甘心和乐意。

一个分散的心

当你看见这遭到毁坏倒塌了的城墙，正如我目前所看的，你一定会问，这城墙因何如此倾覆，如何会出现这样一幅悲惨的局面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至看见她的人无不摇头叹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当日的荣耀一变而成如此的败落？为什么？问题的答案乃是因为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要知道耶路撒冷之所以存在，就是为着敬拜，也就是全心为神、归神；如今他们的心既偏离了神，容让别的事物来占有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敬拜的目标，因此耶路撒冷就遭遇到毁坏。耶和华甚不喜悦，因此在神看来耶路撒冷不该再存留。神认为耶路撒冷已经没有继续存留的理由，所以就把她交给毁坏，因为她已经失去她的本意。

这一点岂不也是今天我们许多软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全教会以及那些名之为属主的事——的原

因吗？今天我们有許多失敗，許多毀壞，缺少神同在的跡象，也缺少神喜悅的光景。這些豈不也是說明我們的心向着主不夠單一，我們在生活中為自己有了保留嗎？也就是儘管外面還照舊，我們的深處却已經有了一些己的原則？這難道不是我們的光景嗎？我並不是對此加以論斷，但是我深知我們心中的詭詐。的確“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十七9）我們常常自以為我們今日的所作所為全為着主，我們為此自己也感覺很喜悅。倘若在服侍主的事上，這些個人的喜悅被挪去，或者受到了隱蔽，我們立刻就感覺非常的難受，這無非說明了一些我們的所作所為多少為着自己。我們的确常常是這樣。我這樣說並非要大家去注意反省自己，我信你們能懂得這些話的意義。耶和華所觀看的是我們的內心，當祂看見我們的心實在是完全向着祂，沒有摻雜、沒有別的神、沒有別的利益和利益，神就將祂自己信託給這樣的人，交給這樣的耶路撒冷。神將自己信託給全心為着祂的人。這就是敬拜。

現在你能看出，撒但奪取人的心，使人轉離神的基地，乃是我们这邪恶的己生命，虽然所用的方法很多，形式不一。与此相对的神的基地，就是祂安營的所在，祂將自己所交託的根基乃是祂自己。神只將祂自己信託給祂自己，此外別無可信託的。倘若主在這裡，並且在這裡能丰满、完全的得着祂的地位，並且绝对的得着，倘若這地方全然是為着主的，主就要將祂自己信託給這地方；不是在我们的根基上，當然更不是撒但的根基上，乃是在祂自己的根基上。如果這裡是為着祂的，那麼祂自然就要為着祂自己，我們都同意祂這一种信託才绝对安全，此外再无穩妥的根基。主自己是祂工作和同在唯一穩固的根基。

倾向主的性情

关于敬的动机，末了还有一点需要说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那里，论到关于敬拜那些伟大的话之后，他接着讲：——我们不该停在他那一段话的中间，必须接下去看它的下文——“……你们如此敬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到我们心意的更新。心意就是敬拜的动机和原则。我们到底倾向于什么，我们里面整个的性情是否为着主的？是否倾向于主？“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的心意，你们的倾向，你们的性情，都要变化，成为一个新的性质，这种新的性情与亚当堕落后的性情完全不同。

我们要为此感谢神，这实在是真的，这种变化和更新的真实，远超过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我想我们常常为着我们里面的那些不够真，感觉难过和困扰。我们想到自己的那些不真实。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自己那样容易犯罪，知道我们肉体中的邪恶，和自己是何等的不堪和不配等等；但我们往往太容让这种情形。我问你，你除了感觉自己不配，自己有罪，肉体中没有良善之外，到底有没有一颗向着主的心？是的，我们常常感觉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但是我们有一颗向着主的心。这颗向着主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从前并没有这样一颗向着主的心，根本没有这一种性情和倾向，我们从来不知道倾向神。如今在我们的深处，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比我们所有的软弱更深、更强，也比我们偏离神的性情和我们的过失与愚昧更强，甚至比我们的众罪更强。每一次当我们发生错误的时候，在我们里头立刻有一个反应，要我们起来，带着我们的痛苦、忧伤、失望和渴慕再回到主的面前，除非我们找到了主，我们就快乐不起来。

这一种性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乃是出于主的作为，这也就是敬拜的根基，主所要得着的一切必须得自这根基。因此我们不要太因着自己而失望丧志。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忽我们的罪和容让我

们的愚昧，给牠们留地位；我乃是说到一个荣耀的事实，我们诚然愚昧，容易失败并犯罪，撒但能把我们的光景说得更透彻，但是我们能用诗歌里面的一句话来回答仇敌：“岂止如是，千万倍于此；宝血已使神无视。”

我们能回答仇敌的控告。转过来对牠说：“然而神已经在我的里面做了一件事，使我的心倾向祂。虽然我有这么多失败，但是我的心仍向着祂，虽然我多次跌倒，但是我仍然是为着主的。”因此我们能继续往前去。这一种灵，这一种敬拜的律继续在我们里面燃烧，到了最终我们站立在祂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祂自己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只有祂自己。

这些话虽然很简单，但它说出了耶路撒冷的根基。关于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的细节，我们所能说的，或所当说完全是从敬拜的土壤所滋生出来的。这耶路撒冷将要成为全地上的赞美；因为她说出神的荣耀。这耶路撒冷的每一点都是指向神，见证耶和华的尊贵和荣耀。这就是耶路撒冷存在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这些构成属天属灵的耶路撒冷城的人存在的目的——把一切带回来归给神，使祂的心喜乐，并且成为使祂心满意足的见证。

第四章 复活的原则

读经：

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二节：“……盐不计其数……。”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再回过来看尼希米记，以色列遗民在那位被主的灵感感动，起来做首领的尼希米领导之下，重建倒塌的城墙。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工作所代表的一个包含多面的要素。我们现在所讲的乃是恢复主的见证，——尼希米称之为这“大工，”是神摆在他心里要他去做的。——我们若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个恢复，其中有一个大原则，也包含着其他的工作，那就是复活的原则。要认识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墙，乃是和复活的见证在一条在线，并不需要很深的思想。我们也已经看见，这城墙乃象征以色列百姓属灵的历史。城墙的光景与神百姓的情形正好相符合。城墙的被毁正好说出百姓在属灵上的失败，有了许多破口，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件事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事能使神完全满意，因此也没有一件事能荣耀神。

我们曾在早先指出过，尼希米和先知玛拉基，是同时代的人，玛拉基的预言曾经很清楚的将神百姓当时属灵的光景说了出来，虽然那些预言极其可怕。因此这城墙所代表的百姓的情形，清楚的说出复活的需要。以色列人的历史曾一再的说出这需要——复活，不过关于此时的情形，你们还能记得那些伟大的众先知，遥远的看见被掳之后的归回，将牠说为复活。例如：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乃是全面被掳的光景，但是神却吩咐他向着百姓呼喊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结三十七 12）尤其是那一章枯骨谷的图喻，无疑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复活。因此遗民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着手建造或重建城墙，正符合众先知所预言的复活，虽然属地和短暂的应

验那样的不完全，以当时而论，那完全并丰满的应验，还有待于将来。

但是要注意这里的重点，这是关乎复活的一件事。以色列人的被掳，首先是一个审判，为罪受审。随之而来的乃是被掳所代表的死亡。因为死亡总是跟着审判的踪迹而行动的；以色列人的被掳，从属灵的性质来看，他们乃是进入死亡，而且是进到坟墓的里面，——属灵的坟墓。如果我们问说什么是死亡？最简单的答案：死亡就是和神隔绝，与神分离。以色列人当日的光景就是如此。他们开了神定规和他们相会的地方，他们远远的离开了耶和华。如果遭审判与神隔绝是一件事，那么这一件事就是死亡。

属地耶路撒冷的多次复活

当神为着恢复祂的见证有所行动，无论是任何一部分，或是丰满的恢复，这种恢复的行动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复活所带进来的生命的新样，换句话说，也就是胜过死亡。在神恢复的过程中，每次都是如此。神为着恢复祂的见证，使它达到更丰满的行动中，总带着复活的特点，也就是含有新生命的性质。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耶路撒冷曾多次被围攻，遭到倾覆和毁坏。耶路撒冷城能存留到今天，已经是一件神迹了。以今日世上的城市而论，有不少的名城远比耶路撒冷伟大与辉煌，巴比伦就是其中之一，还有迦勒底的吾珥，甚至罗马也是，这些城市从人的观念来看，都是历史上的名城，而且都比耶路撒冷大。但是以他们往日的荣耀来说，他们早就败落，而且是一蹶不振。以巴比伦而论，巴比伦在那里呢？今日你能去那里找吾珥呢？一年多以前，我曾搭机飞越迦勒底吾珥的旧址，但是你能看见什么呢？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考古家从其上发掘出一些几世纪以前的遗迹，此外什么也看不见。再说罗马四邻，她若和往日曾为历史上辉煌的政治中心相比，今天的罗马又能算得了什么？今天人们去游历和凭吊的，不过是一些历史上的陈迹和那些充满了阴影的废墟，在哀叹已过的荣耀而已。这些城市都倾覆了，从此不再兴起。

但是耶路撒冷却一再的从陷害，从倾覆中复起，这件事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复活的神——是如何关心耶路撒冷。神今天一直维持短暂的耶路撒冷。纵然从人的观点来看，她是微不足道的一座城市，我不信有人会喜欢在耶路撒冷定居，除非为着宗教上的情感，而神却一直维持着耶路撒冷，使她一再从死亡中复起，为那伟大的复活作了一个有力的比喻。

属天的耶路撒冷——那胜过死亡的完全得胜

当我们从属地的耶路撒冷来到属天的；当我们从旧的时代，就是耶路撒冷的时代，正如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这地上的耶路撒冷，来到另一个耶路撒冷，就是使徒所说的那在天上的，“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加四 25-26）或者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所说，我们现在所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最终显现出来那荣耀无比的新耶路撒冷。（启二十一 10）我们到底是来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乃是来到死亡全被吞灭的完满得胜中，因为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最终在那属天的耶路撒冷中出现。凡是代表死亡的每一件事物，全都被征服。因此城墙的恢复，不过是说明这伟大真理的一个比喻，或一幅图画而已，历史证实了这一件事，但是它那在荣耀里完满的实现，乃在于属灵的境界。这乃是任何人，或任何事和神相连，实实在在的记号，当神和一件事或一个人联合，就必有复活的记号——生命的新样。那光景乃是生命。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这里所代表的，一个被恢复中的见证，它一直将光投射

到我们的时代，它有许多尼希米当日所代表的属灵的性质和特点。神今天要再有所行动——难道我们不能说，神今天正在行动；神要在一种新的方式之下，借着一班人来作祂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伟大见证；这见证向人宣告：祂的生命虽然似乎常常进到死亡的面，被死亡所吞噬，所漫过，但是却一再的起来。这生命绝不至于永远被吞灭。这是个活的见证，神在这里作了事。这就是我们所注意的。

复活是神独一的境界

我们曾常常谈起过复活是神独一的境界。我们可能做一些使人复苏的措施，就如用人工呼吸等等，但我们不能使人复活。一旦宣告了死亡，人所有的能力和盼望就都到了尽头，如果神不出来做，人就毫无办法。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复活是神独有的特权。因此任何一件真是神的工作，祂必定带着复活的记号，虽然我们无法加以说明，但它必然彰显着那不能毁坏的无穷生命，这些都不是出之于人所有的。

有的时候，当人来摸神的工作，——往下去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在祂的见证上有人介入窃取了神在祂的耶路撒冷中的地位；于是死亡和毁坏就接踵而来，工作因此告终；神将那工作交给死亡。我们必须认识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就是有的时候连神都无法不站在一边，甚至将它交给死亡；因为人的手抓住了那件事，拦阻了神的道路。当人这样来阻挠或是插手于神的工作里面时，火的审判立刻就开始工作了。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审判的火就着起。对神妄加干预必然带来烈火；等到将人在火中炼净之后，神就转过来又使他从死里起来。这正是许多事的历史，当初是神起头的，但是在它演变的过程中，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使神不得不站在一边容让它进入死亡，过后再来做，事情诚然是这样。

许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中，也有这种经历。神发现祂已无法再继续下去，祂已尽了祂所能的走了一段，现在祂受到了阻挠，这里有一个不肯向祂降服的意志，有一些东西不肯让给神，于是神只得站在一边。虽然神这样站在一边有时很久，甚至一站数十年，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多年的荒凉、旷废、空虚、毁坏，但神并没有放弃。过后祂要再恢复，祂要再使他们归回，祂仍要使他们成为祂的见证。但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警告，叫我们不要顶撞主，抵挡神，免得我们失去生命，失去年日，失去多结果子的机会，以我们对神的用处而论，我们失去了一切，除了荒凉和死亡以外。神借着祂所作的，说明了祂还要来恢复，不是恢复人为神所做的，说明了祂还要来恢复，不是恢复人为神所作的那些，乃是复兴神自己所做的，并且这见证不只是活的，而且就是生命的见证；不只见证神作了事，而且见证神要借着祂所做的继续再做。神已经兴起了一个器皿，已经使它活过来，祂现在有了一个复活的器皿——现在要借着它做事。

一个生命的见证——这必然是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最终荣耀的得胜；耶路撒冷这个名字代表着多少升沉兴衰的历史，现在最终连着这名字的，乃是得胜。这名字不再代表、不再象征失败、挫折和悲剧。她现在是神得胜的象征。死亡在此终于被得胜所吞减。此外还有什么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新耶路撒冷城流出来，列国都从这城得福。城中生命树，得着生命河的浇灌，月月结果，其上的叶子可使万民保健，这诚然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凡事被生命浸透

一般人所称之为生命和神心意中的生命分别极大。为此我读了几处关乎盐的经节。我们所说的生命，其中有一个要素。现在我换一个词来说明，这一个词就是“活力。”生命与活力，名称虽然不同，所指

的却是一件事，这样一提，确是很有益处的。这生命里面有一个要素是非重要的，它里面有一个就像刺那样的东西，它好像具有反击的力量，是不能随便摸的。这种东西，含有一种非常积极的要素，你去摸它的时候，你立刻会知道你摸着了一些奥秘的东西，具有活力的东西。倒过来说，如果一个局面让生命来接触，这个局面立刻会察觉，它会知道被什么东西摸着了。这就是盐所代表的要素。

盐在《圣经》里面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东西，你们知道这些提到盐的经节引自以斯拉记。以斯拉按时代来说，自然是在尼希米之前，以斯拉和尼希米为着同一目标努力。他们乃是一个整体侍奉中的一部分，以斯拉的工作主要是美化重建圣殿，将她加以装饰，和一些改进，以及恢复神的话。当神显出祂主宰的作为，照以斯拉记开头时所说，他说：“耶和華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灵，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并且使那些甘心回耶路撒冷去的人得以自由，并为他们预备所需要的，供给他们各种配备。说过了神借着居鲁士王为遗民所有的奇妙的预备，给他们金子、银子、和其他的一切之后，此外又加上一句：“盐不计其数。”无数的灵。

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盐和生命是一回事，两者意义相同，甚至在犹大和希伯来的范围以外，盐也被公认为是生命的象征，有些地方人们歃血为盟，将双方的血搀和，双方就立下了血约。有一些地方在立约的时候，将盐相调，立下盐约；无论是用血或用盐立约，意义都相同，因为血和盐都是说到生命。献牺牲的时候，不加上盐神不能悦纳，这件事的含意乃是说，神绝不接受一个死的祭物，献给神的每一个牺牲必须是活。不错，所献上的牺牲已经被杀，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说，牠都是死的，但盐制止了死亡，不承认牠是死的，借着在祭物上加上活的要素，使牠成为一个活的祭。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太五 13）使徒保罗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十二 1）主又说：“必用盐腌。”（可九 49）

“盐不计其数，”这是尼希米在恢复见证时的一件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丰满的生命，更丰满的生命。这正是主所寻找的见证，具有生命和活力的见证。“你们是世上的盐。”换句话说，你们在充满死亡世界中的生命，今天地上的一切都是死的，以神看来地上的一切都是死的，这事实只有基督徒认识；如果我们实在是属主的，就会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何等的死，四围都是死亡；因此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思就是“在遍地死亡的世界中，你们是生命。在这一个被死亡所包围的世界中；你们是世上的生命，你们是世上的盐。”“必用……盐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换句话说：“你们要有生气，要活！”

这正是所需要恢复的见证，一个相当奥秘的东西，它并不包含在矿物质中。因为可能在外表和样式上像盐的矿物质，却失去了主要的性质。所以主说：“若失了味。”你很可以在外面装得很像，模样依旧，自己也这么说，但那主要的性质已经不在了。所有失去的正是见证的实际，今天主所要恢复的，就是所失去的那实际：不仅仅是一个外壳，一些组织，也不是外面看起来很像的事物，圣灵对一个教会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三 1）主所要得着的并不是徒具虚名的死东西，乃是神子民中间那奇妙，得自神的活力，就是这件事说出神和他同在，神在他们中间。

旧约的一个偶证

关于这一件事，旧约里面有许多例证。有一天，有一些人从耶利哥来到以利沙那里，对他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换句话说，城中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不错。“只是水恶劣。”结果是那里有了死的记号，“土产不熟而落”。（王下二 19）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们还记得当耶利哥被毁灭时候，

约书亚曾向它宣告咒诅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书六 26）所以咒诅的记号——死亡，一直在这个地方，经过多年之后，这些人从耶利哥城来到以利沙那里，对他说：“这个城各方面虽然很美好，但是死亡却在这里掌权；因此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达到完美，一切都在虚空和叹息之下，一切都是失望。”以利沙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拿一个新瓶子装上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以利沙就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为了治那水。死亡被盐毁灭，但是那必须是装在神的器皿中的盐。这就是复活——在新造里的生命的模样。

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信你们已经看见那重点，如果以利沙是生命的先知，毫无疑问的，他是。因为他的一切——所行所做，都说出生命征服死亡，这一项也是这个见证，盐是生命的象征，它毁灭了死亡的权势，消除了荒凉，不结果子和失望。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生命。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灵，”也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生命。”

我们还可以举其他的例证，但我不再为此花时间。我们在前面说过，以斯拉记说到神主宰的作为，而尼希米记乃是说到人和神主宰作为的合作或配合。倘若以斯拉记所记载的，乃是神主宰行动的具体彰显，神从天上凭祂自己做事，一切都是从祂自己发出的，那末神所做的是什么呢，如果耶和华激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灵，使他下了这样一道诏书，而这诏书又是出于神的灵激动居鲁士王的结果，那末居鲁士王说要给他们盐不计其数，我们就得承认，这话乃是神主宰的激动使他说出话。居鲁士王无疑是一个神在祂主宰的权柄中所使用的器皿。你们都记得以赛亚论居鲁士王的时候怎样说：“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对他如此说……我必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赛四十五 1, 5）居鲁士王实在是一个在神主宰的权柄里所使用的器皿。现在这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说要给他们“盐不计其数，”这给我们看见，他所提供的那一切物资和配备。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一切失去了活力。因此这要素必须浸透在每一件事的里面。

神所要的不仅是外面的骨架，祂所要的远比骨架更多。神所要的很难加以描摹，有的时候你们从唱片上听见一些非常美妙的诗歌，这些唱片的灌制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经过：有的时候是经由一班极具音乐修养的人所组成的合唱团所唱的，以音乐技巧而论，可以说音色完美，表现了高度的和谐；另一种情形是有些人在音乐方面的造诣赶不上前者，音色与和声都欠训练，但是你一听之下就可分辨，因为这一等是蒙恩人的心声，而前者可能根本没有得救。甚至有时连礼拜堂里的唱诗班，也大都由还没有重生的人所组成，也许有人觉得这样说未免大过，不该如此批评，但我是说这些人身上缺少了一点东西。他们唱得实在是好，是那样美，但是你会感觉缺了一些什么，使心中若有所失。另一面，你也能从他们的歌声中知道这是蒙恩的人所唱的，他们的赞美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深爱主，他们和主之间有一种活的关系。

这当然唯有基督徒才能分辨，但是的确有这种分别存在。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自己就听过，分别就在于盐，一个很难说明的奥秘，使得这两班人产生区别，一班人和主之间有着生命上的关系，而另一班人虽然做着同样的事，但他们和主之间却缺少这一种生命的关联。从外面来看，似乎一模一样，外表、大小、形状，都很像盐，但是里面却缺少盐的成分。你说它是“无味盐”也可以。我们不能单注意在外面的做法，道理上的讲法和合宜的基督徒生活，礼拜的形式等，在这一切之外，最不能缺少的，乃是这个盐，使碰见人能说：“这班人虽然不是音乐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惊人的才干，

也没有什么奇妙的果效，但是你能在他们中间遇见主，感觉在一种特别的东西，你虽然说不上来，但这件东西却能叫人心里满足，这才重要的。”恢复这一种见证才是最重要的，比一切都重要，远超过字句、形式和做法上的恢复。很可能在外面的做法上是照着新约的，也称之为新约时期的教会，有新约基督徒的道理和实行，但是却缺少那叫人感觉主的因素，这就是需要恢复的见证。

因此我们看见关键乃在生命。要恢复这个，神往往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凡够不上标准的任何事，神绝不能满意。不管其他各方面样样都有，只要缺了这一点，神就无法满意，因此祂就要让它经过火，有时甚至将它暂时放在一边，这样作或者能使它恢复所失去的，神是复活的神。也许今天主正在有的人身上做这件事，也许在我们身上已往盐比今天更多，也许我们的见证已不如往日那样叫人觉得扎心。也许主今天正在带我们经过极其艰难的一段道路。也许我们向来就缺少这一种主所要的活力，祂是复活的神，所以主把我们带到感觉自己无助、无用和无有，叫我们唯有等候神自己来做，唯有祂能给我们祂所需要的。不管你把它叫做什么？它乃是主所要的，祂一直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样做或那样做，目的都是为了要我们得着这一个。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对付，乃是以此为目标，祂要得到一个见证，祂已经绝对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一件事唯独主才能做。如果你今天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受神的对付，被带到所有指望只在主自己，请相信我，你已经进入满有指望的地位。司布真先生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如果这时候你感觉若非神行奇事，事情就不能成就，那么这正是你可以求祂行神迹的时候！”

第五章 城墙所说明的意义

读经：

尼希米记五章二至六节：“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至二十一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祂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祂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祂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祂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祂，祂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列王纪下四章一至四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奴仆。以利沙问她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已往几篇信息，我们是借着旧约时代中神伟大的仆人尼希米来看到主丰满见证的恢复。尼希米说，他所从事的乃是“大工”，是神摆在他心里面要他做的。现在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伟大工作属灵的一面，今日神所要重建并恢复的，正是当日耶路撒冷城墙重建一事所说明的。现在我们要来看当日耶路撒冷城墙倒塌情形之下背后的一些因素。我们曾经看过，耶路撒冷城墙倒塌的光景，正是当日神百姓属灵情形的代表或说明。因此要知道城墙倒塌的原因，必须从当日百姓的生活情形里面去找。我们若观察城墙，并且查问它何以倾覆，我们就很容易借着当时的光景，看见今天的情形，使我们能看出今天实际的光景以及今天所需要恢复。

破产的光景——为奴与死亡

尼希米第五章开头所说的那些话，正好给我们看见城墙倾覆的光景，换句话说，城墙的倾覆反映出神百姓当日的情形。简单的说，当日以色列百姓在捆绑之下为人之奴，且已破产。如果你能看见当时的城墙，也许你会说：“啊！这城墙岂不正是神百姓今日破产光景的写照。”而神百姓当日的情形，正和神的旨意、心愿相背。神愿意祂的百姓享受丰盛和自由，而他们儿女却做人的奴婢。（尼五 5）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读先知以赛亚的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赛六十一 1；路四 18）这正好说出神对祂百姓的心意。捆绑为奴所说明的不外乎律法和暴政，因此总是带着惧怕。这几件事永远是联结在一起——为奴、律法、暴政，结果是惧怕，一种充满惧怕的生涯。

重建的城墙乃是令人无惧的保障

你们能记起以利沙身上所发生的另一件事吗？这事记在王下第四章。你们都知道那故事，现在我只用几句话，将它归结起来。由于死亡的进入，那个债主来索债，他们毫无力量归还；换句话说，律法已经来到门口，威胁着要把他们加以捆绑，并使他们为奴，因此他们被惧怕所充满。正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遇见了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沙所代表的乃是生命之灵；他应付必死的情势和死亡，以利沙就在这种光景之下出现，来供应生命，借着生命之灵的律的运行，使他们偿还了一切的债，满足了债主，因此除去惧怕，释放了众子。

这一幅极美丽图画是包含着新约的真理。加拉太书正好是这一故事的解释。加拉太书所对付的也是神儿女身上的捆绑，它指给我们看，释放的途径乃是借着生命之灵，也是我们在圣灵里得以自由。

这些正好使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信息里。主耶稣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圣灵来对付律法，也就是生命之灵来对付死之律。使徒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八 15 另译）使徒对加拉太人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五 1）在同一封书信中，使徒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加四 3-5）此外，还有一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二 15）

“因怕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若把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上下文仔细读过，就能清楚看见，他们的惧怕乃是违背律法而有的结果。这封书信是顶替律法的。犹太人清楚的知道，违背律法的刑罚是什么。我们在旧约里读到许多故事，知道那些违背律法的人所承受的后果，在某些情形之下，他们

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这说出违背律法的结果乃是死。因此律法如同一把拔出来的刀，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生活在这一种惧怕和恐怖之下。他们深怕不慎违反律法，因而惹来死亡。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那里说，他们一生一世过着奴仆生涯。为什么呢？因为怕死，他们因为怕死，结果一生就做了奴仆。但是请你听听使徒约翰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一；四 18）这话是何等得真实！

城墙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城墙倒塌的光景，能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带来了死亡。这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律法掌权了，人无法应付律法的要求。你永远无法应付这个债主的需求，你永远不会满意，你也无法和他达成和解；这债主就是律法。如果你触犯了律法，违背了律法，你马上就被捆绑，你马上就被卖为奴，这就是死亡。向每一件事都是死的，你虽然活着，却是死的，因为你活在律法可怕的重压之下。因此重建城墙的意思，就是恢复所失去的见证，神的百姓成为一班自由的百姓，而所欠的既已清偿，债主就被打发走了，他已经满意了。换句话说，死亡已经被毁灭了，奴仆的轭已经被折断，已经毁坏。他们不只脱离了律法的轭，不只得着了自由，并且他们脱离了贫穷，进入了属天的丰富，成为一班富足的人，成为一班自由而富裕的百姓。

你们不认为神的百姓今天正需要这一种恢复吗？许多神的百姓今天未能享受在灵里生命的自由，他们若不是背负着旧约的律法，就是在“新约”的律法之下了。——连新约中许多伟大的道理，也成为一套的律法，结果使神的百姓饱受律法的摧残。基要派基督教，常常由于缺少生命，成了另一套的律法。那些真理是毫无问题的，全是对的；但是它们落到使徒保罗将字句与圣灵所作对比的字句类中，结果只能叫人死。（林后三 6）

保罗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有很准确的字句，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这些真理也能成为你的捆绑，使你作奴仆，将你所有的自由和喜乐，全数剥夺。换句话说，你可以完全符合正统，在道理上毫无错误，绝对准确，但这并不证明你是一个享受自由和丰富的百姓。很可能你的颈项上，就带着那正统的大轭，结果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毫无喜乐，因为你常常害怕违反这个原则，或那个真理。你可能绝对正统，在教训上，道理上绝对准确，然而你却是一个充满愁苦的人。道理当然必须准确，我们也必须在真理的里面，但是另外一个要素，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你我必须是神所释放的百姓，我们必须能够享受圣灵里的生命和自由。

因此城墙所代表的乃是除去惧怕的保障，在这一方面，任何城市的城墙都具有这个作用。重建城墙的用意就在于此，如果它是名符其实的话，所以他们当日重建的时候，是尽心竭力以赴，他们绝不偷工减料，不像多比雅所说“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蹶倒”。（尼四 3）集全世界上所有的狐狸一齐上城墙，也无法使城墙摇动分毫。城墙是除去惧怕的保障。如果你在城墙的里面，你可以放心，你是绝对的安全，你无需惧怕，也无需担心被掳去。这就是城墙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来看主究竟要得着哪一种见证。主要得着一班百姓，他们知道已在绝对稳固并安全的所在，他们丝毫无需惧怕，所有惧怕尽都除去，他们再也不在惧怕的轭下，他们已经得着荣耀的释放“如果用加拉太书的话来说：他们不再是奴仆，现在是儿子。他们乃是来到父前，不再是训蒙师手下的学生了，（加三 24）我们今天也不再在训蒙的师傅手下，不再是学生，不再是囚奴，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是自由的。

因此城墙所说明的乃是稳固、安全，脱离了为奴的惧怕，——巴不得主今天能得着一班这样的百姓。现在要问说，你的见证是什么呢？真实主的见证是这样的吗？你的见证怎样呢？你今天是否还活在捆绑之下背负重轭？你是否背着新约的轭？天天在那种怕错的惧怕之下？你是否活在鞭策之下，受着良心的鞭策？你是否怀着恐惧，你的脸终日显露痛苦，因为你天天活在可怖的暴政之下？这不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要祂百姓完全脱离惧怕。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八 15）

所有债务都已清偿

这城墙同时也说出所有的债务，因着恩典的丰盛，已经完全清偿。这是最简明最基本的福音，也是最荣耀的福音，所有债务全都清偿。债权人满意了。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祂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也就是清偿了所欠律法的债；祂既满足了律法，因此就把我们的债权人打发走了。祂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知道我们所有属灵的债全已清偿，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如果我们要面对神的律法，并向律法负责，又无人能替我们清偿，到了有一天，无论是今天或永世，我们必须还清一切的债，那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但是每一个神真实的儿女，都知道基督已经为他清偿了一切的债，因此他们都能唱说：“哦，我何等有福，从此不在律法之下，耶稣已流宝血，为我付清所有赎价。”

属天耶路撒冷的公民

城墙既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自然遥指着那一座属天属灵的耶路撒冷，说出属天的公民，在那属天耶路撒冷城里自由的公民。

你们记得有一次，当使徒保罗被带到营楼中，将要受鞭子拷问，他们要用“三度法”整他，如果照字面直译：“他们把他的手，他的脚以及整个身子拉直”，这是当日罗马人所采用的一种最残忍的方法，一种极恐怖的刑罚。受刑的人若不是中途死亡，也往往落得终生残废。当保罗被带到这种境地的时候，他对旁边站着的一个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徒二十二 25）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告诉千夫长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知道做罗马人的不容易，他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意思就是说：我为着得自由花了极大的代价，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保罗生来就是罗马人，当千夫长知道他，就非常惧怕，因为他捆绑了一个生来就是罗马帝国的自由公民。他不仅被人加上锁链受了捆绑，并且就要鞭打。一个生来是自由的人，岂可如此对待，——在他的背后有罗马帝国所给的公民权支持着他。这是一个买得自由的人远赶不上的。生来就是自由的人，是无人能捆绑的，何况是鞭打，谁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他。如果有人胆敢如此，那人就有祸了，因为帝国的君王要向他讨罪，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势支持着他的公民。保罗对这件事有深切的了解。因此那个千夫长知道保罗是罗马人，以后就极其恐惧，因为他知道这样对待一个生为罗马人的，所有的后果。你明白我用这例证的意义吗？不错，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长子，是教会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我们已经得着神国的公民权。谁也不能再把我们带到捆绑之下的，我们再也不受律法的鞭笞，我们不能再受这种对待，不能再受暴君的辖制。不管律法的要求是如何的合理，但有一个高的特权能使我们回答它，这一特权就是儿子的名分。你们不能对待神的儿女，像对待别人一样，发生在保罗身上的这一件事，正是属天公民特权最好的例证。

耶路撒冷的城墙说出，在城墙的里面乃是一班属天的子民，他们是从奴仆的轭下被释放出来，从一切负债的轭下得着自由的人。他们如今在儿子名分的特权中行走。这一班人是神自由的百姓，也是一班富有的百姓。这是神的真理，是城墙的意义。但是今天这城墙已经不复说明他们享受儿子的福份。今天城墙相反的情形却说出百姓没有喜乐。他们的情形与主所要得着的正好相反。这不是主所要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

恢复安息日

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件事——安息日。尼希米记中曾十四次提到安息日。他们已经把安息日完全废除；你只要去读玛拉基书，（玛拉基书和尼希米同时）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中间已经全然失去了安息日，但是在尼希米记里面，却十四次提到安息日，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安息日在尼希米记里面地位的重要。我所说的安息日，并不是那些人所争辩的第七日或基督复临安息日，我们所说不知道要比这一个荣耀多少！但是请记住，安息日乃是神与以色列人最早所立的一个约。神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神就把这第七日分别为圣，并且要求属祂的人也一直把这天分别为圣。如果你把这件事仔细的看过，你就会看见，神子民的生活无论是好是坏，与他们是否守安息日有密切的关系。我想我们可以说，这约是一切约的根基。

那么安息日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安息日是基督的预表。神在第七天歇了祂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因此“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二 2-3），以色列人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守神的安息日，包括安息日，安息月，安息年，和第七个安息年就是四十九年。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遵守安息日，以及一切和安息日有关的事，因此神为着祂的安息日的缘故，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这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六 7）这是不能更改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倾覆的城墙说出他们破坏了安息日，废去了安息日。于是尼希米起来恢复安息日，我们知道他尽心竭力的去恢复。你们都记得当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商人来到城门口，尼希米就斥责他们，并且把他们赶走，他对待他们非常的严厉，于是他恢复了安息日。

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曾经说过，安息日是指着基督说的，基督在新造的里面，已经完成了神一切的工作。这所造的工作，使神心满意足，神再度感觉一切都甚好，因此神进入了祂的安息，满足的安息。所以现今基督和祂已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因此安息日不是一个日子，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实在说安息日并非日子问题，它乃是说到一个已经完成的工作；凡是违反祂所完成的安息日的，神都要严厉的对付。这里的含意就是；如果你把基督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抹杀一点，或者将神在基督里已经绝对得着的满足抹杀一点，这样你就违反并触犯了安息日的原则，这样做就是废了神所立的约。如果你认识这一点，那末你就能同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错误。也许你要问说，我们难道不要守主的日子吗？是的，守主的日子乃是见证，并不是律法。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在一起，我们乃是来纪念神在祂儿子已经全然满足了的事实，我们围绕在祂的桌子四围来敬拜祂，纪念在基督耶稣里所有一切的价值，就是神在祂儿子里面所得着的满足。离开这个，或者少于这一个，你就干犯了安息日。

现在要恢复的见证就是这一个，就是神要得着一班人，他们全然因着这事实而喜乐，并且享受这伟大的事实，就是救赎的工作已经荣耀的完成。神已经安息了，神完全满足了，并且祂的百姓也已经进入祂的安息。这件事很简单，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却常常因着这一件事受到试验。

几乎可以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受到安息日这一件事情的试验。这自然不是指日子说的，乃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安息于神所满意的事实，我们是不是以神的满足为满足。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是否认识基督已经在祂自己里面完成新造？我们是否认识基督已经满足了神最终的需要？神愿意得到一班百姓，他们能够喜乐，以基督已经完成神最终的要求而喜乐。祂需要得到一个这样的见证，巴不得主使我们成为这样一班属乎祂的子民。城墙诚然是说出这一件事，因为当城墙完成的时候，尼希米再度从巴比伦回来，他立刻就恢复了安息日，并且洁净了一切与安息日有关之事务。

恢复血统的纯一

现在我们还要看一件事，那就是当日以色列人中血统的掺杂，尼希米记告诉我们，百姓的孩子们不会说希伯来话，他们一半说这种话，一半又说另一种话。接着《圣经》又告诉我们，他们在婚姻上的掺杂，他们与外邦人通婚，许多人娶了外邦的女子。这些告诉我们，神的子民有了掺杂的因素，掺杂的情形。因此尼希米又致力于这事的清理。他做得非常的彻底，感谢神，百姓也与他合作，从属灵的原则来说，除去掺杂是必须的。这里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由于百姓中间有了这些掺杂，城墙因此被拆毁。同样城墙的被毁，正好说出百姓中间掺杂的光景，由于以色列人失去了起初的纯一和圣洁，因此城墙就被毁坏。所以城墙的重新被建立，乃是一个保障，使他们血统不致于掺杂。

这着重并确定的说到一件事，那就是任何人如果要在神的城邑、神的教会、神的国度里面有他们的地位，首先必须证明他们血统的纯洁，实在是从上面生的，里面有主纯洁的生命。在他们生命的构成里面毫无掺杂，他们是一班只有一种口音、一种方言、一个血统、一种生命的人。重建的城墙乃是一个见证，说明这一班人是纯洁的，特别在被掺杂的事上，现在已经纯洁，所以现在在血统上纯洁，在语言上纯洁，在敬拜上也是纯洁，只有一个纯洁的敬拜。

要知道在这些事上是何等的容易受到掺杂，你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人虽然所说的是《圣经》上的话，所用的字句也是《圣经》上的字句，但却很难从他们的话中找到圣灵的话。他们不过是说了一些基督教的话语而已，里面却满了许多的掺杂，还有许多和生命相违背的东西，神必须得着一班百姓，他们的话语是纯洁的，他们所说的乃是圣灵的话。今天岂不是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们所说的话语却不是出之于圣灵的。你们都明白这事实，你们会发觉在话语之外总缺少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不少基督教和宗教，但不叫人感觉他们到底是不是从上面生的。

恢复十分之一

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再说一件事，他们忽略了违背了那十分之一的原则。玛拉基曾说到当日的光景，他痛斥百姓，在属于主的十分之一上得罪了主，窃取了主。玛拉基所说的话是从神这边说的，他代替神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玛三 9，8）以色列人在十分之一的事上窃取了神。

到底十分之一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如果我们若从所得着的一切中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就在这件事上没有问题了。你虽然这样作了，可能仍未将神所要的十分之一给祂。那末到底十分之一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知十分之一的意思乃是把一切都给神，——无论是他们所赚来的，或是田间和葡萄园所出产的，或是牛群羊群所生的；这件事就使无论是农夫或工人，还是牧人，他们都非常的在等待着注意初熟的果子，无论是庄稼中初熟的，或是牛羊所头生的。以田间来说，他们在

那里守望着，成熟的时间快到了，做农夫的就要去看五谷生长的情形，他要留意那些首先成熟的穗子。他一旦发现有些穗子成熟了，他就不等其他的都成熟，就先把初熟的穗子拿到神的殿里去，对神说：“这只是一个表明，代表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将初熟的先拿来，说明其他的也全是你的；我将这个先拿来给你，是为着让你在凡事上居首位，我的一切全属于你。”如果所产的果子，园丁所做的也是这样。如果是牧羊的，他也是将头生的先拿来给主，对主说：“主啊，这是羊群中头生的，这代表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而且一切的地位都是属于你的。”

这就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并不是说神得十分之一，我们得十分之九。不，十分之一乃是一个象征，说神得着首先的，也得着末后的，一切都是神的。现在你能看出，以色列人在十分之一上所出的难处，他们违反并破坏了十分之一的原则。因此在他们中间的见证，完全毁坏了。神在以色列一切的事务上，利益上，所有上，并未得居首位，更没有得着全部的地位。主实在需要得着一班百姓，他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就是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也让主在他们中间得着一切中的地位。主要兴起这城墙所代表的见证，在城墙里面有一班人，是让主得着地位的，不只是让主得着一部分，并且让祂得着全部。他们一直注视着怎么将属乎主的权利带来给主，主实在要得着这样一班人。

原谅我用这些简单的话来说明；然而这些话所摸着的意义却极深，也许你还不能完全认识。它们所摸着的乃是极重要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尼希米不仅重建了城墙，他更是把城墙所代表的一切事，都带到准确的立场和内容上。这个见证的背后有属灵的实际，这就是主所要的。

第六章 工作和工人

当希伯来书作者叙述过许多事之后，他显然感觉要将所说的事，用一句简明的话归结起来，因此他说：“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来八 1）边注作“总结我们所说的。……”关乎恢复主的见证，我们已说了不少，现在需要来一个总结，好集中所注意的点。

神圣的反应

神历世历代不停的运行和做工，神做了再做，当人落下去时，神却继续向前，所以在神工作的历史上，不断的出现向前、后退或受阻的情形。我们曾在一本早期出版的书里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十分清楚。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似乎彼此相反，互相矛盾。一件事说到神在所经过的每一个时代中，一直作一件新的事；另一件事是说到在人看来神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新的，但神的观点却不然。”

那本书接着说到神一切的工作都始自完全。祂所做的每一件事开始之先，在祂自己里面都是完满的，此后祂一切的行动，在人眼中好像都是新事，实在说来，祂不过是回头做工使之达到那丰满。从丰满开始是神做事的途径。人常常从神的丰满里落下去，以致失去那丰满。于是神出来反应，逐渐恢复那丰满。

神每一次新的行动都有两个特点

头一个特点是内在的丰满。虽然在当时恢复的行动，不过是局部的，但却有内在的价值。包含着整体的内容，因为神所作的每一件事，在当时不论多微小，它的里面和背后却藏着神的心意。神并非把片

断的当作整体的，乃是在每一部分里面，都藏着整体的内容。

第二个特点是神一切的行动必定超过了已往所有的，而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换句话说：神每一次的行动，总比已有的又加上了一点。虽然就着时间而论，在渐进的恢复过程中，神可能已经采用过某一步骤，但第二步所代表的总是比第一步又多了一点，因为又加了一点，在致力祂原初丰满的恢复上又往前进了一步。盼望你们能清楚这些话，先有这个概括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我们又在神的行动中看见一些含意深广、极具重要性的因素，曾在前面所提起的那本“神圣的反应”书中，论到在那些主要的因素中，有一个乃是神主宰权柄所兴起的器皿，总是带着神的异象，并具有神的热爱。神主宰权柄所兴起的器皿，说明那是神的作为，正因为那是神主宰的作为，所以从器皿本身的任何方面来说，也许毫无足称之处。在旁观者的眼中往往认为他并非适当的器皿，也自然更难赢得世人的赞许。神凭着祂主宰的反应所拣选的器皿，无论就他们自身的感觉，或旁人判断来说，往往认为他们并非神所拣选的器皿。不只那些蒙神拣选的人，深自感觉他们的不配，别人也往往认为他们距离神所要的太远，如果让我们来做，还能做得更好些。但神凭着祂的智慧做了主宰的拣选，站在他们的一边，证实那是出于祂自己。

一个标明异象和热爱的器皿

但是一个这样的器皿，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必然拥有神的异象。这样的器皿曾见过主，认识神的心意和目的，他们被神在永远里所定规的心意和目的所抓住并俘获，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别人看得更透亮，更丰满；他们不只在原则上看见神的心意和目的，并且被神要成全祂心意和目的的热爱所抓住，进入前面所提起过的生产之苦，为着神的旨意而劬劳。这些是神圣行动中的主要因素。神每一次新的行动都有这两个特点，这两点为我们说明了许多方面。

器皿所受的特殊的对待

再说蒙拣选的器皿就是看见了神的心意和目的，蒙召从事那“大工”的，这大工具体的表现了神历代的行动，他们在神的手中都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特别留意，那就是神对待祂所拣选的器皿是与众不同的。神对于祂所拣选的器皿，无论是个人或一个团体，这一班为着祂特殊的目的所宣召的器皿，祂对待的方式不是平常的，是特殊的，甚至令人诧异。因为祂对待他们异乎常人和常例。因此蒙召进入神完满旨意的人，若根据神对于一般人的对待来衡量对他们的对待是不稳妥的，这样的判断往往是危险的。神对于神的工作和器皿有祂自己奇特的法则，因此为着那目的蒙拣选的器皿，也有他们特殊的历史，他们往往遭遇特殊的争战，从未经历过的受压，以及许多不平常的遭遇和许多神奇的带领。一切奇特的对待，乃是和神的所有特殊的目的有关。

我们所注意的尼希米记这一卷书是旧约历史书末一卷，对我们以上所提的点，正是一个满有灵感和教训的代表，我们曾说过，这一卷书很自然的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说到城墙，就是耶撒冷城墙的重建，第二论到工作和工人，第三就是与此有关的争战。以上所有的讲论，大部份都关于城墙。现在我们再扼要的把所说的重述一下，也许在说法上稍稍不同。

耶路撒冷城墙是基督的预表

城墙是什么？从属天的亮光、属天的看法和属天的标准来说，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基督的预表，它说出基督是如何的一位。这永远是任何评估或审判的出发点。城墙同时预表基督之于世界和撒但的国度，

以及一切敌对的势力。所以城墙说出基督向外的三方面——向着天，向着世界，和向着邪恶的势力。这三方面对于城墙都非常注意。这一点尼希米记说得很清楚。

天对于这城墙非常关切。我们在一开头就说到这一点。神为此有所作为，当城墙完成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件美丽壮观的事。当尼希米能够站起来说，这工作乃是出于神时，所有敌对的势力是那么忿怒，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实在是神的工作。神注视着它，天在注视着它；因为它是属天的。再说它之于世界，城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也是宣告。关于这一点现在暂且不说。再以它对撒但的国度来说，很清楚的，撒但的国度对于这城墙也投以密切的注视。这一点等到我们论到那争战的时候，也许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看。

但是城墙还有它的第四方面，那就是城墙对于神子民的关系：换句话说，城墙就是基督对于神的子民是一个伟大、包含一切、并护卫他们的保障，并且说出祂将神的超越和完美，使祂的百姓一同有份并分享的荣耀。《圣经》最终所提起的城墙，那么伟大，那么美丽，是各种宝石所砌成的。它说出基督的完美和基督的荣耀，以及神的百姓因着基督的完美和荣耀，在神面前所有的光景。

因此，城墙正如上面所说的预表基督的四方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们记得亚伯兰离开巴比伦和迦勒底的故事，他从巴比伦和迦勒底所代表的一切意义中分别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来十一 10）这座有根基的城，正是预表那属天的城邑，就是新耶路撒冷，当她最终完成的时候，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二十一 2）她有神的荣耀。亚伯拉罕异象中的那座城，乃是那属天耶路撒冷的预表。而这两座城——就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一直在争战中。当神的子民，从神对耶路撒冷那荣耀的观念和心意中落下去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一个地方可去，这一个地方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正是神召他们祖宗亚伯兰所脱离的，她代表一切虚假。他们又回到了曾在他们的祖宗亚伯兰身上分别出来过的旧地。我们曾在前面指出，主让他们到巴比伦去尝一尝，有的人深知其中的痛苦。因此愿出一切代价要重回到耶路撒冷，也不问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形如何，只想回归。

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祂做了两件事。主弃绝了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个虚假的国度，祂也弃绝了属地的耶路撒冷，因为属地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神圣思想的表明；那城所代表的神圣思想和意义都归结在祂自己的身上。祂不只以自身取代了殿的地位，并且从属灵方面来说，祂也取代了耶路撒冷。祂是神对那座城的思想之具体彰显，那思想正是城墙所描写的。因此当我们问到城墙到底指什么，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来研究一篇论文，或一个题目而已，我们乃是蒙召来思想，来认识主耶稣。

有时我们应该忘记那些例证和预表，直接来看例证和预表所代表的，或者说得更直接些来看它们所代表的主，这是很重要的。评论家易柏生在他所写的那一首提名“天歌”的诗里面说：“你无法看清那远景，因为比喻的海太翻腾。”许多时候那些预表往往遮掩并挡住了它所指明的目标。当我们说到尼希米记中的城墙的时候，我盼望不至于重蹈覆辙，巴不得我们的眼睛能透过尼希米，透过城墙，看见他们所遥指的那一位。

尼希米记与行传相符

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说一点，因为五旬节那天，神诚然丰满恢复了祂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在尼希米记

和使徒行传之间找出相同地方，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这见证再一次丰满的兴起；耶和华的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在五旬节那天得以完全，并丰满地出现。尼希米记里面所有的特点，都能在行传这一卷书中找到，特别是头几章。这一点我们将细细的来看。我所以先提起这一点，是愿意帮助你们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卷历史书，即旧约末一卷的历史书而已，盼望你们读的时候和新约的行传一同来读，你会看见这两卷书之间有许多相符的地方是呼应的。

但是在我们进一步往下说之前，我要先请大家注意，虽然五旬节那天，主丰丰满满地恢复了祂的见证，远超过已往，（除了祂原初的心愿以外）但是没有多久，仇敌就开始工作，于是又有了败落。都不必读完我们的新约，就已经能看出。城墙上的裂口，见证上有了诸般的软弱。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当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能看见那些本该堆在门外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出现在城内，见证几乎全被毁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看见的何等的混乱和污秽！何等的败落和毁坏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末了启示录的里面，圣灵写给在亚细亚那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无疑的我们又从那些书信里面看见一幅充满断壁残垣倾覆城墙的图画；见证再一次受到破坏，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我见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启三2）见证受到破坏，城墙有了很大的裂口。这就是新约结束的时候见证的光景。

从那时候起，神多次（不只一次或二次）做事，要恢复祂原初的心意和见证。我现在无意去提说多少世纪来的历史。你在不同的方式中遇见这见证，就知道神并没有放弃，也没有任凭它，祂乃在做工，再做工；祂在某一时刻做了这一点，过了一些时候又做了一点，祂一直朝着祂原初的完全和丰满，在做恢复的工作。感谢神！比起黑暗时代来，今天见证已经有了极大的恢复。许多新约中重大的事，今天在教会中几乎全已建立。这些诚然是极重要的因素，我无需一一列举，无人不承认今天神在祂遗民的中间，稳定着向前，在恢复祂完满的见证。

我们所注意的点，就在这里。祂岂不是在这时代也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恢复，并且将祂自己交给这恢复？再说，在祂的主宰和恩典之下，难道我们和神在这时代中所致力使城墙丰满并完全的恢复无关？这城墙也许并非由我们建造，并非我们使它达到完满的身量；但是我们起码蒙了呼召，在城墙上加上我们所当加上的一点，在成全耶稣的见证上摆上我们的一份，朝着这个目标而去，如果这个时代和尼希米的时代，及他的工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这是末了的时代，我们都感觉今天已经到了耶稣基督见证末后的一阶段。的确，这样的想法并非为有理由的。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尼希米记和行传之间互相呼应的地方，因此我们要转过来注意那工作和工人。

天上开始的行动

首先，当你来读尼希米记和行传这两卷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那行动是从天上开始的，那无往不透的圣灵在运行并工作。尼希米记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开始于巴比伦。神的灵在那里开始行动，祂首先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灵，使他下诏书为圣殿的重建提供一切的需用和配备。这是一个从天上开始的行动。然后我们看见这行动进到尼希米的心中，使他产生了极深的关切，因着对当时的现状无法满意，甚至不能安息。这是神的灵在行动。以后借着神主宰权柄所提供的配备，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那在他里面的灵、心志和催促，立刻扩展出去，先临到一些弟兄，以后达到众百姓，只有极少数的例外。不错，有些人不肯承担这工作（尼三5），但那只是一些例外而已。今天圣灵也正在行动，

祂为多人创造了对于现状的不满足，对今天的局势的不安，觉得情形不该如此。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是专门批评，事事不满和抱怨。不，我所说的这种不能满足和深处的不安，乃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它带着建设性的目的，不是破坏性的。今天神的灵又在行动，正像祂起初创造天地时运行在黑暗的渊面上，要在纷乱和毁坏中重建秩序一样。我们在尼希米记中再一次看见神这种恢复后的运行。

现在我们来看行传，神的灵在运行，天在行动是太明显的一件事。你看见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曙光从地平在线出现，你会发觉一切都醒过来了，而且都在动起来了；在那个伟大的日子发生了一件事，天裂开了，神的灵降了下来，圣灵的行动由此开端。先在一般核心的人物身上开始，以后神的灵经过他们又抓住了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那在神心中的异象和热爱里面。尼希米记里面有这样的话：“因为百姓一心一意的工作”。（四 6 另译）我们转过来看看行传里面那一班人！你看见尼希米记里面的那句话，正好描写行传中那班人：“百姓是一心一意的工作”。

那受主丰满见证所支配的动机

丰满并完全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尼希米记和行传的共同目的。这一点太明显了，从两卷书的开头几章的那些宣告，初期教会和使徒们并传福音者的传讲，一致见证基督无比得超越、丰满、完美和丰富，以及在终极时基督是一切。尼希米和那些百姓当日投身于那伟大的目标，正是这事的缩影和预表。

但愿这件事紧紧的抓住我们。不是仅仅回顾多少世纪以前的历史，要让这件事活在今天。我们是否是一心一意要得着主那完满、无限量、未受丝毫破坏的丰满见证，并完全受神旨意的支配，再满了神热爱的人呢？

基督作主管治

现在我们来看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因素：首先我们要说到一件使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当日百姓全服在尼希米的权下。如果你很仔细的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读过，在以斯拉记中，你就会发现当日有许多顽强反抗的百姓、官长和祭司，他们各有各的意见和观点，各行其是，没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观点而来跟以斯拉。其中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和自私的目的；但是当你来到了尼希米记，这一切全都过去了。尼希米一出来，每一个人都把地位让给他，让尼希米得着当得的地位，似乎每一个人都承认，他就是那个他们当听从的人：他们都遵照尼希米所告诉他们的去作，他能够在他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你能在尼希米记中看见，有些官长曾侵吞百姓的财产和土地，剥削百姓而自肥，百姓的景况十分痛苦。尼希米劝官长将所侵吞的一一归还，一分也不可少。如果今天有人照这样作，你想他会遭遇什么！但是当日尼希米怎样说，众人就怎样行，尼希米无论要求什么，他们都照办。

转过来看行传。你在行传中能看见众人都认耶稣是主，并且降服于祂。虽然在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里面，有背叛的因素，那也不能动摇主的王权，反而他们自己受了毁坏。其余的人和一切土地房产金钱，连同他们的自己，这一切都归服了主，是那样的美丽；你我如果不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上占首位，在主丰满的见证上就无法一同向前。

尼希米记和行传在这一点上，互相关联，前后呼应，至为清楚。百姓、官长、祭司，一致让尼希米居首位。同样在神另一次行动中，人人都尊耶稣为首。他们不只传耶稣是主，且在凡事上降服于祂。

为见证火热

这两卷书之间，另一个相同的点，就是见证支配了每一个点和每一件事。他们不单是受尼希米一人所支配，也是受尼希米所尽忠的那件事支配。这一点可从两方面看出。

第一，城墙：城墙是人人所关切，成为支配他们一切的目标。如果城墙是主耶稣之见证的一个表号或预表，当时的光景正好说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达到丰满，是每一个人所关切的一件事，他们所以活着，就是为这件事。此外再无别的目的和城墙相比，人人和事事都为之失色。这时代的初期，正是如此。主耶稣的见证遮盖了一切，他们只为着见证达到丰满而活着。他们为此活着，为此思想，计划，甚至在睡梦中也仍不忘见证，要使它达到丰满。

圣灵的呼声

在尼希米身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角声。尼希米安排了吹号的人，尼希米记四章二十节说：“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争战。”因此以角声为记。号角是指什么呢？旧约中号角乃是象征圣灵的声音，就是新约里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是凭着号角的声音而行动，当号角吹出大声的时候，他们就行动，预表他们的行动乃是受着圣灵的管理和支配，他们是行在圣灵的里面。

这一点在行传里面自然是再明显不过了，他们全都受圣灵的声音所支配。这一点我们绝不会着重得太过分，我担心所提的点现在太多，结果每一点都只轻描淡写的点一下，看得不够深刻。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件事的重要性是令人畏惧的。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我曾经一再在许多地方留意并试验过，发现难得有人真知道，什么是活在圣灵里的意义。许多人只凭魂生命活着，重视冲动的情绪和感觉；要知道圣灵在里面说话，凭圣灵活着，受圣灵的引领、约束和管理，能听见圣灵在里面说：“可以”或“不可”，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数的人若不随着传统行事，就是紧紧的照着那些固定刻板的真理或教训而行，照着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者受今日基督教组织所固定的形态所支配；一切都是硬性的，既定的，不容有任何的改变和毫发之差；如果和历来基督教的做法有了些许不同，立刻认为是异端。他们是受这些事的支配，从不知道什么是在圣灵里活着。

我不是说在圣灵里活着，会和真理相左，或者和神的话和《圣经》中那些最基本的事相违背，我乃是在说在圣灵里活着和传统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行传给我们看见有一班人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行传所说的就是这件事，神的灵不允许我们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不容置换的、认为是最终的。

这就是我们在行传中所看见圣灵那伟大的行动，当日的使徒们都喜欢使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总部。当日耶路撒冷也确是朝着这方向发展，渐渐成为今世一切事物的中心，使一切都建立在耶路撒冷。圣灵来了，祂说：“不，总部在天上，地上没有总部。”圣灵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拔出来，将他们赶出耶路撒冷。因此他们分散到各处。使徒们虽然为着主的缘故还留在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已不再是基督教的总部，虽然他们曾尽力想促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曾试图以耶撒冷为发号施令的中心，但圣灵却一直不许。教会在全地的伟大工作，从此不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当人要在地上建立什么的时候，圣灵就来使人分散。你如果进入圣灵的领域，你无法预知将要遇见什么和将要到那里去。圣灵有祂自己的法则，正如约翰福音所说：“风随着意思吹”。（约三 8）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伟大的真理，借圣灵活着就是如此。你永不能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

里住多少年，然后又去别处。”也许你会对主在你身上的引领深感意外，是你从未想到的。连新约中那些非常属灵的人，圣灵也从未为他们预定行程。他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有时圣灵出来拦阻，当他们有所计划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这些人乃是受圣灵的管治，圣灵掌管一切，总部乃是在天上。这就是当日的情形，他们在凡事上随角声而行动。换句话说，凡事听从圣灵的引领。

在见证中互相关联

再进一步说，一切事物都被带进这见证，并服在这见证之下。这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想你们如果细细的去读到尼希米记对于当日的行动，也会有极深的印象。各行各业和各等地位的人：有做祭司的，有做银匠的，有做香的，也有官长，还有一个人和他的女儿们一同做石匠。没有一个祭司说：“我这样用凿子和斧头有损于我的尊严。”银匠也不怕砍石头的粗工会伤了做细工的手。没有一个官长怕操劳动手因而要求工头的位子，只站着监督，指挥。不，每一个人：祭司、银匠、做香的、官长、男人，甚至他们的女儿们都同心协力的从事重建的大工。（即便是粪厂门，也是庄严的将它重建）他们将一切：无论是地位、行业、资历，全都投在那件事上，他们只注意一件事，就是见证。

我想当城墙完成以后，他们又重回各人的职业，我也盼望他们各人如此。如果主没有继续要你用全部时间为着那见证尽职事，你就不必以为再回到你原来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你可以仍然做你原来的工作，无论是银匠也好，做香的也好，保罗一直到晚年仍然是一个织帐篷的，你读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放下了织帐篷的职业。他显然仍亲手做他的行业，作见证且为着见证，穷一生的年日。盼望你们在这一点上能弄清楚。不要有一种错误的“全时间侍奉”的观念。无论你是从事哪一行，哪一业的，都该使它为着主，把主的见证当作首要的题目。这就是当日的光景。

我们在行传中所看见的也是如此。虽然在行传中没有细说，他们所从事的各行各业，和他们的地位，但是你能从保罗的书信中看出一些，他不时提到他们是集在城墙之内的一班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受见证所支配，一切都是为见证。没有一个人说：“不，我地位高超，这样与我的尊严有损。”或者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从事别的工作。”每人都看见那见证，不论他们是什么行业，什么出身，他们注重那见证远超过其他的一切。

因此你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看见这美丽的特点，就是他们在那见证中彼此的关联。第三章有三个字出现的次最多，那就是“其次是……”、“其次是……”虽然这不过是一件事的重复叙述，但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运用你的想象，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我能大胆的说，在这些事实的背后，可能有许多属灵的历史，许多个人身上得胜的因素。他们胜过了常见的，“我不喜欢和他一起，给我换个地方，我和他比较合得来。”这里只简单的记着：“其次是……”“其次是……”我们不难想象，以天性而论，有些人也许永远也没法合在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在那见证上彼此联结，这岂不是说出在他们身上奇妙的得胜，城墙的完成，正说明这得胜。

当城墙完成的时候，那的确是一件伟大的得胜。它说出了他们胜过了许多属己兴趣，胜过了许多喜好和厌恶，从每一方面来说，这里的“其次是……”、“其次是……”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得胜。我再说，如果你肯用一点想象，你就会发现，这些紧紧相联、共同从事修造城墙的人，无论是他们的地位、身份、出生、和往日的工作上不只有许多不同，甚至有多少冲突的地方。这方面我不愿说得太多，我们若从今世的事务来看，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联合，在那些祭司、银匠、做香的、官长贵

族、平民之间丝毫没有一点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都是共同修造城墙。哦，那绝不只是一个大混合，乃是一个荣耀的大和谐，因为在他们心中的得胜。哦，何等伟大的见证。

回过来再看新约《圣经》，在行传开头的几章所记载教会的初期，岂不正是如此！他们置个人的因素于不顾，许多地位悬殊、出身不同、见解互异、性情相背的人，来在一起。那十二个人已足说明在他们里面，有了一个全能、奇妙、荣耀的得胜。当我们想到他们原来的光景，按着天然的情形，他们是一班何等不同的人，他们曾争论谁为首，彼此相持不下，现在他们却站在一起，如同一人。在他们里

第七章 争战

一场特殊的争战

我们现在要来看那和主完满见证有关的争战，这是一场特殊的争战。有的争战和拯救灵魂有关，我们知道要使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接受救恩，往往需要经过一场实际的争战。有的争战是关乎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生活而发生，持续的走在主的道路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争战的诗歌中，大多数是论到基督徒的一般生活，这自然有它的地位，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争战。但是这些只是争战的一部分。还有一种争战，其性质与前两种迥异，因它和主最终的旨意有关，所以争战的地位与方式均不相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看的一种争战。

尼希米记中的争战，说明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所看见——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启示录——那属灵和属天的争战，是一种方式特殊的争战。城墙是争战的焦点，也是引起麻烦的原因；这告诉我们，要恢复主在祂子民身上所要得着的完美见证时，就会惹起极多并持久反对和抵挡的争战。

众仇敌

你若仔细去读尼希米记，就会发现那里曾提起许多人，他们誓要抵挡城墙的恢复。我们先要来看这一班人，再看他们反对的方法和方式。这里提到三个人：参巴拉、多比雅、基善，他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怎么来的？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差不多就已摸清楚灵界中敌挡势力的究竟。再看王下十七章，从二十四节读到末了，那里把事情的经过解说得很详尽，现我们就读一部分，以了解当时的情势。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邱坛的殿中”“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邱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邱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王下十七 24-29, 32-33）尼希米所对抗的就是这一班人。因为他们起来阻挡那毁坏之城墙的重建。这是一班什么人？他们的出身如何？

一班迷信的人

首先我们能看出他们是一班迷信的人。他们从所看见所发生的事，就获致一个结论，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有其超然的意义和背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晓得这些事是出于祂，但他们却有一个结论，认为这些事不是偶然发生，而是有其超然的背景。他们以为只要找出超然境界中的隐秘而参与其间，就能解决当时的情势。所以他们就去向亚述王报告，特别是论到耶和华的那些话，于是亚述王就打发一个被掳的祭司回去，将关乎耶和华的事告诉他们，但这件事全然出于虚假，毫无真实，而且根本是错谬中的错谬。那里有一句不可思议的话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惧怕耶和华，但他们的惧怕却不是神百姓向耶和华所存的那种敬畏。敬畏耶和华的意义乃是以祂为神，完全并绝对顺服祂。这才是真的惧怕耶和华。但这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种迷信，由于惊惧、灾患、艰难、不顺利的遭遇而产生，这种对耶和华的迷信，并不带人真的归向祂。他们继续侍奉自己的神，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班人。这是我们所注意的头一点。

在这一段话里，不止一次说到他们惧怕耶和华，其中必有它的含意。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或想象那个被亚述王打发回去的祭司，显然他曾将关乎耶和华的事教导他们，但他们只是为着自己的利害和苦难，接受了祭司的教训。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他们也称耶和华的名，也照着对祂的认识有一些供奉，他们那些敬拜按名是向着耶和华的，但他们的深处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所称的是耶和华的名，也做一些属于耶和华的事，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口头的，表面的，对耶和华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的敬拜是模仿的，从人承袭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你还可以注意到，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和巴比伦相连。他们是巴比伦的奴仆，服侍巴比伦王。凡此种种都使他们和尼希米所从事的工为敌。他们对于这一件摸着神心中深处之事的态度，正是他们的考验，他们的态度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与耶和华没有活的关联

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面来说，这里有一班人，他们首领的名字也曾被提起，他们对于这一件被神和天看为极其重要的事抱着敌对的态度。他们所站的地位，所有的态度和里面的灵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耶和华没有真实的关系。不管他们口里怎么承认，用什么话语和词句，装成什么形式，他们自己与耶和华却没有活的关联。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要认识的。

前面曾提到他们的首领，他们是一些特出的人。三人中为首的参巴拉，《圣经》说他是“和伦人”。（尼二 10）这和伦是撒玛利亚的一座城，所以他是一个从撒玛利亚来的人，照着我们所读过的那段《圣经》，他必是亚述王安置在这地之民中的一个，他是这等人中的一个。

其次是多比雅，注意多比雅（Tobi——jah）这个名字，那个“雅”（Jah）是耶和华的名。这人按名是和耶和华有着某些关系的。但多比雅是亚扪人，你们记得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说：“亚扪人……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接着说到原因，“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毗夺人比珥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这就是多比雅的背景。他在基本上是危害神的产业的，虽然外表和神有关，但实质上却是与耶和华为敌的。这就是亚扪人多比雅。

我们若将他的背景追溯得更远一点，我们还能想起亚扪是罗得从他自己的女儿所生的后代，这是旧约里最可怕、最可悲的事件之一。我们只能把亚扪人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私子这可怕的名字是我们难以出口的，意思是假冒为神儿女的。从罗得生的亚扪

就是这一类，罗得因着亚伯拉罕的关系，似乎与神有过关联，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是以色列或神百姓的后裔。有时他的名字和神的百姓混在一起，但他却不是儿子，乃是私子。多比雅就是这样一个人：按肉身说，他是在迦南地；按灵性说，他却是远离神的，而且还逼迫真属灵的。正如保罗所说：“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加四 29）。事实永远是如此。

再看那称为迦施慕的基善，他是亚拉伯人，若不是以东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两种人都是非常坏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与属灵的为敌，和他们争战。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对这件事讲论得很多，那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与自主之妇人所生的为敌；同样，肉体总是和圣灵相争，属地的和属天的为敌。如果基善是以东人，那末他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雅各持久的仇敌，他与神主宰所拣选的那一条线为敌，一度曾想加以杀害。不论他是以扫的后裔，或以实玛利的后代，原则上他都是代表肉体 and 圣灵之间，属天然的和属灵的之间的争战。

属肉体的人

新约书信中对这件事说得够多。你在新约里不只看见我在前面所提过，那抢救灵魂有关的争战，以及为着活出基督徒生活而有的争战，还能看见一种特殊的争战，是专门对神完满旨意攻击的争战。如果保罗在属灵的事上是一个代表，那末他所代表的乃是神丰满并最终的旨意。我们是借着保罗方得认识神关乎主耶稣那宽广永远的旨意，因这些事是仇敌攻击的中心，所以保罗时时受到特殊的攻击，他无时不面临争战。在这方面，彼得似乎没有遇过那么多的麻烦；雅各虽然也经历许多艰难，约翰也是，但保罗所遭遇的却是一种特殊的艰难。

先说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他们一直不放过保罗，无论保罗到哪里去，他们都立刻追踪而至，要破坏他的工作，毁坏他职事，甚至败坏他的名誉，叫人怀疑他的使徒职份。这些信奉犹太教的人，是怎样的一班人呢？他们并非全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从加拉太书可以看出，他们对加拉太众教会的腔调必然是：“信基督教嘛，——我们可以信，这是我们认可的；但那不过是犹太教的一部分，补犹太教之不足而已。”他们要使基督教成为犹太人的基督教。你们记得犹太人和他们的首领到安提阿去，要叫基督徒遵守犹太教的律法，要把犹太教的律例，加在基督教里面。这样，他们虽可以作基督徒，但也要遵守犹太人的一切礼仪。整本希伯来书所论到的，就是这一件事。当日基督徒所受的试探，并非置律法于不顾，或离弃律法，否定律法，这不是当日的问题：他们所受的试探是在基督之外还得加上犹太教，遵行犹太教的律例和礼仪，使犹太教和基督教联合为一。因此有人告诉他们必须受割礼，必须做这个，做那个，遵守这个，遵守那个。

保罗将这件事看作离弃了信心。换句话说，也就是离开了基督。做这事的人乃是保罗真正的仇敌，我不敢说这班人全数是悔改重生的人，但我要说，他们和主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而实际上却是与主为敌的。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混杂——挂着主的名，所作所为却与主完满的旨意，也就是最终的心意相反。简单的说，这种性质特殊的抵挡与反对，是从属肉体的人而来：他们往往是一班具有影响力的人，却受天然兴趣和其他因素的支配而行事。不错，他们知道主，也常常说到主，且遵守某些基督教的形式，对神的身位和关乎神的基本真理等等非常忠诚；但是，一提到神最终的旨意，你立刻就发现，他们不但不能同情，还怀着敌对的态度。他们只接受一部分，而不接受全部完满的事，在关乎神丰满旨意的这一点上，竟有非常实际非常特殊的反对。这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当你全心向着神完

整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你所遭遇的主要反对，竟是来自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的领袖，比世人更厉害。当日尼希米到耶路撒冷时的情形正是如此，有一班人“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二 10）这件事我们很难了解，如果这一班人对主有一点认识，承认主是主，口中所说的“主啊！主啊！”是真的，他们岂不要说：“凡称为神百姓所作的一切，我们都乐意共赴。”但他们竟为之惊惧，这是何等怪异而悖乎常理的事！他们深怕主得着太多，自己就要少得了。这是真的，事实总是这样。我们对此必须十分忠诚。这些就是仇敌。

在新约中你同样可以看到许多犹太人的妒忌和嫉恨：“若这样由着祂……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约十一 48）他们所惧怕的是损失，他们的思想是：“如果听其发展，我们势必要受亏损，我们将失去百姓，如果事情继续下去，我们必然遭受损失。”这一点我信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一种特别的恐惧，也是毫无理由的恐惧。怀着这种恐惧的人从未检讨，或分析过这种恐惧的原因，但这恐惧确实在他里面。为什么惧怕？即使他们不知道，而我们还是确实知道：有一个坚强的国度，一直阻挡人不使人得着救恩；又百般与基督徒为难，使他们无法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对于基督的丰满及基督所承受的产业，则更是深恶痛疾，倾全力加以摧残，因此就引起性质特殊的争战。

反对的方式

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看反对的方式。前面说过，针对着神丰满的旨意这特殊的目标，激起了仇敌的嫉恨，发动了一场特殊的攻击；但攻击可能借任何形态出现，目的是要使神的旨意挫败。在尼希米记中，你看见仇敌持久的敌挡，他们可能一时采取某种策略，若受了挫折不能成功，立刻就换一个方式和形态，从另一个角度下手；如果还不能得逞，就再变换；反对是持久的，方式却是屡变的。

恼怒

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个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们就极其“恼怒。”但是他们的恼怒没有什么果效，未能对城墙的恢复加以任何破坏。我们必须从那极其恼怒的背后来看他们，他们为什么恼怒？我们又可看见一点，他们对主的利益没有半点关切。尼希米说明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动机，乃在使神的百姓不再受凌辱。（尼二 17）当日神的百姓受尽凌辱，今日教会也饱受羞辱。世界根本不把教会放在眼中，主的荣耀受到遮蔽，人轻看主，辱骂主。你想，如果这一班百姓果真有一丝真挚的动机，岂不要起来除去那些羞辱！

你在这里看见这些事的根源，因为撒但有一个目标，是要使主的名受到羞辱，只要能使寄托在神百姓身上之主的名受到羞辱，无论使用任何手段，采取任何路线，祂都愿意。当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要为耶和華之名所系的百姓身上除去凌辱，就极其恼怒。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保罗就是为这缘故，遭受到许多困苦，他试图除去哥林多教会受羞辱的光景，却反而受到哥林多人的顶撞和抗拒。

讥刺和嘲笑

恼怒之后，接着是嘲笑。他们用一种傲慢的态度，讥刺的言语，使人轻视恢复的工作，认为他们所做的根本不值得重视。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蹶倒。”（尼四 2-3）有些神的百姓就受不住这样的讥嘲，甚至因此而挫折而瓦解。他们只要一接受这种自卑感，立刻就下沉。尼希米却不是这等人，他知道这些讥嘲凌辱的对象不是他和他的众同工，仇敌所要凌辱的乃是他们的主，所以他转过来对主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尼四 4-5）他

把他们的讥嘲转到主那里去。这种蔑视和讥嘲的态度和行动正是恶者非常厉害恶毒的诡计，要使人气馁，自觉所从事的工作无法成功，他把这种观念种到人里面，叫人怀疑自己所做的有何意义，为此辛劳且忍受苦难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吗？

你一旦接受了恶者的讥嘲，在恢复主见证的道路上，就停留在开头的阶段，不能再往前去。虽然我们不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该把自己受托的职事看得过重；但我们若在属天的异象中看见了神所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就被一种不属自己的尊严所笼罩。所以此后尼希米能够在一种真的尊严——发自极深谦卑的尊严——中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尼六 11）他所显出的尊严，是远超过他自己所有的。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工。”这正是蒙了伟大呼召者的尊严，这尊严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所从事的大工赋予我们的。

愤怒

城墙出现，恢复完成之期已可预计，因而仇敌十分愤怒，所以仇敌的讥嘲含有深重的意义。事实上仇敌深受激动，牠的愤怒无异说明牠认识这工作已不可忽略，尽管在表面上牠采取讥嘲的态度，骨子里牠已明白，这件事将摇动牠国度的根基。请记住，如果有一天，仇敌爆发牠的愤怒，那不过是一个说明和宣告，某些事的重要性牠已在注意。除了恶者比我们更深认识那件事的价值以外，你就无法在此处找到恶者愤怒的缘由。若非和牠关系太大，牠何用如此愤怒！这些仇敌极为愤怒，因而密谋攻击。然而尼希米洞悉他们的诡计，已采取了特别的戒备，将做工的人武装起来，于是他们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知道仇敌的诡计就已赢了一半，因他们的阴谋又告失败。

诡计

反对的形式真是千变万化，他们写信给尼希米说：“我们在挪阿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尼六 2）意思是“我们可以来协商这件事”，诡诈极了！但尼希米对仇敌的诡计了如指掌，他知道他们要借此陷害并且暗杀他，他回答说：“我现在办理大工，不能下去。”（尼六 3）仇敌的计谋又告失败。但仇敌真是诡计多端，牠还是要设法达到使我们和牠妥协的地步，使我们和牠来一个协议，订下一些条件，如此牠的诡计就仍能得逞，我们至终仍将失败。使徒保罗论到属灵争战时，曾特别着重的说到这一点：“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弗六 11）——抵挡一切经过伪装的攻击。

诬陷

接着我们又看见，仇敌还有更毒辣的攻击手段。他们打发人送信给尼希米说：“外邦人中有风声，迦施慕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太有王。’”（尼六 6-7）仇敌用的这种攻击方法，常令人十分困扰，这种说法也极其可憎。牠常这样说：“你是为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而作的，你深处的动机还不是想要出人头地，得人注意！”此类攻击对于一个心里柔和的人，真是阴险残忍之至！只有神知道承受这种攻击的人所付的代价多大。仇敌将你一切的劳苦，归于虚伪的动机，说你所作的一切，无非是为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成就自己的事业，博取自己的名声。

自然仇敌的谎言和谗谤终必失败。但我们对于这样的攻击，该用一个态度问自己说：“这事的真情究竟如何？是真的吗？”让我们先不理睬仇敌的谎言，把牠的诬陷摆在一边，来问自己：“究竟我在这件事上有没有什么贪求？”尼希米的回答是：“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我们也要回

答说：“你所加之于我们的毁谤，全系捏造！如果我们是寻求自己的目的，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会这样做。”我们能和尼希米一同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这是你的谎言和谗谤。

恐吓

仇敌真是诡计多端，诬陷不逞，再施恐吓。尼希米到示玛雅的家去，他本人虽然始终屹立，毫无妥协的灵，但对人却是非常友善，他去示玛雅的家，似乎是一种友谊的拜访。但这人假装对尼希米友善，而且关切他的安危，对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尼希米却反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这个人虽然很亲近，却是一个假冒的朋友，和卖主的犹大一样，又像那曾对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话虽然是从彼得口中出来，但主却回答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十六 22-23）仇敌的恐吓，竟透过一个朋友的口来转达，要使人惧怕。尼希米深知仇敌的诡计“是要叫我惧怕。”牠只要能叫我们惧怕，我们就已经失败了。

疲乏

尼希米记不只给我们看见这一类外面的攻击，还有里面的：“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尼四 10）百姓疲乏了，困倦了。困倦也许是神的见证所遭遇的最大仇敌，可能你们知道这一点，甚至连身体上的疲乏，都能使我们灰心丧志。仇敌岂不是常趁着我们困倦时来攻击我们？有时牠使我们的心思困倦，让我们自觉思想已经不管用——那是何等危险的地位！

“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这实在是极其危险的一刹那，面对着百姓的疲惫，尼希米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谨防，仇敌要竭力使你们困倦。不错，仇敌时刻催逼我们，追赶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疲乏是由于牠的追赶；但是也有许多时候，牠使我们去做许多不必要的愚昧事，以致疲乏，因而达到牠的目的。我们要记得，不管仇敌用什么方法，要使我们困倦不能往前，以此毁坏我们的见证。疲乏的时候正是危险的刹那，特别须要警醒和防备。

需要警醒并中肯的祷告

这就是争战，我们不过才摸着一点争战的性质和形态，但我们已经觉察到，蒙拯救的关键在于警醒不倦。参巴拉、多比雅等不断窥知城墙恢复的进展，尼希米也同样密切注视仇敌的动态，他一直保持警觉，留意仇敌的一举一动。他一面是警醒看守，同时又恒切的祷告，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弗六 18）单单祷告还不够，要祷告得中肯；针对着我们所获知仇敌的诡计来祷告，照着我们对情势的认识和鉴别来恳求，这样的祷告才有功效。

因此，见证的得胜和完成，大半要归功于警醒祷告。时刻提防仇敌的作为，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不给牠可乘之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题目，需要一篇信息来讲论。今日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争战。当神为祂丰满旨意的恢复而行作一件新事的时候，总是满了非常厉害而特殊的争战。争战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但目的只有一个，是仇敌要停止这一个恢复。

愿主保守我们继续向前直到终点。

第八章 特有的产业

读经：尼希米记十一章一至三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太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

玛拉基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祂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特特归我也可译作特有的产业）

这是我们这一连串信息的末了一篇，我们必须将整个背景陈列在面前，方能使我们对于这末了的一段话有所认识。我们蒙主的引领，看到尼希米和受尼希米感召的人，同心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又看见那是神在旧约时代最末后的一项行动，（尼希米记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本历史书）而我们今天正处在时代的末了，和尼希米的时代，有相同的性质：那就是神要完成祂儿子的见证，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使这见证达到丰满。我们已经看过那见证的内容；也提到过那工作和与工作有关的工人；又说到争战，就是做工的人在工作时所引起的争战。

现在我们要用很简单的话，来看上面所引的两处《圣经》。我们在前几次信息中，曾几次提到，尼希米和玛拉基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在尼希米记里所读到的要和在玛拉基书中所读到的，两下摆在一起。玛拉基告诉我们尼希米当日的情形，现在我们就来到当时最末后的一段话。尼希米记十一章里面提到一个向神献上特别的祭，而玛拉基第三章中提到一个神特有的产业。

十分之一的百姓

你若加以注意，就会发现这特献的祭，并不是献上十分之一的物。将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也是恢复时所注意的，但是现在所注意的乃是十分之一的百姓，是全民中的十分之一，就是那些回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中的十分之一，这班人是特别将自己献给主的甘心祭。让我们先对这十分之一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准备接受与否，事实却一直摆在我们面前，就如新约时代的预言所说的祂要一直继续到末了，那就是只有少数人留意主完美的旨意。经过了多次的删减——头一次只有一部分人从巴比伦归回，接着是第二次，又有一小部份归回，——经过多次的删减，现在我们看见最后的一次，经过这次删减剩下的数目更少了，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自愿拣选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好像是相当于玛拉基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那班人，是敬畏耶和华，思念祂名的百姓。注意下面的话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或作我特有的产业）”他们的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记录……。”耶和华将他们记录在纪念册上。

主的纪念册

在尼希米记十一章四至二十四节那里，记录着那班自愿奉献之人的名字。耶和华保存着这记录，这记录成为耶和华的纪念册，祂将他们的姓名一一记载，祂说这班人是祂特有的产业，是祂看为特别宝贝的。耶和华寻找一些能作为初熟果子的人，他们是先锋，祂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祂。祂实在巴望得着一班可以作为核心的人，这班人首先能满足主的心。当主看祂大体的百姓时，——今天在地上属祂的人的确众多，但你不能说凡称呼主名的人，都是属主的，都完全且绝对的跟从主往前去，或者愿意这样行。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但是主仍是寻找，要得着百姓中的十分之一，代表众百姓来满

是祂心里所愿望的。这班人是主眼中宝贝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或作成为我特有的产业）这是整个见证最末后的一件事：谁愿不顾一切代价，与主直往前行呢？

一个甘心的祭

这十分之一的人，是一个甘心祭献给神。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出于甘心乐意。他们甘愿参加掣签。也许你不同意这样说，以为既是出于自己的拣选，愿意与否都得留在耶路撒冷。但是起码你得承认，他们甘愿将自己交给掣签这方法，由他来定规。这就是一个献给神的甘心祭。不是出于强迫，也不是用律法或条规来派定，完全是出于自愿。你是否预备好打从心底里愿意，一点都不是要得着什么报偿，也不是出于惧怕，怕不献上会有什么后果，你甘愿这样说：“是的，我要与主一直往前行，以我而论，我要让主得着祂所要得着的。”这种甘心将自己献上可能关系极大，牵涉甚大。但主并不要求你这样做。祂等候人甘心将自己献上，因为这是甘心乐意的献上，所以成为主特有的产业。

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住在见证的中心，究竟是什么意义？城墙既代表那见证，那末百姓住到耶路撒冷城内，正是代表一种属灵的行动，——说出他们愿意活在见证的中心。主在已往如何需要，今天照样也需要——需要人活在见证的中心，关心见证并且有见证的责任。有一种需要，就是有人起来负见证的责任，维持见证，使见证完整，使见证受到保护，起来服侍见证，供应见证。如果你细看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人，你会看出他们种种不同的服侍。我不能够一一细说，但你能看出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服侍。他们在城内成全一个职事，一个属灵职事的职事，并且肩负起责任。那是见证所需要的。

一个大的代价

但是这事所连带的代价极大。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得起的。许多人准备好付上所需的代价，他们接受掣签的方法，来决定住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他们并非受征召要如此做，但是他们在神主宰的管理之下，发现自己正是蒙了神的呼召，来住在耶路撒冷。签落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神的主宰促成这一件事，就是他们身上所成就的和所代表的代价。住在耶路撒冷城外远比住在城里美好得多。那些进城掣签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神为他们所定的旨意。

等到掣签之后，中签的人就住到耶路撒冷城内。我能够想象当他们动身回到他们在郊外的住所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考虑到家人的反应；当他们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们现在要住到城里去了，住到耶路撒冷城内，因为我中签了。”当然，那些好妻子一定会说：“亲爱的，这正是我们多年祷告所求的事，我们岂不是向神求说，如果祂愿意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祂主宰的权柄会叫我们中签。这是主所作的事，祂必不会错，因为是主要的。当然我们得放弃我们乡间的房子和美好的花园，而且失去许多亲爱的朋友。但是主既拣选了我们，我们自然毫无怨言。只是小孩子们怎么办呢？这才是最大的难题。他们因着我们的缘故，将失去许多在这里过惯了的自由生活，和他们的同伴。”之后，他们转过来对孩子们说：“孩子们听着，我们现在要动身去城里住。我们要离开乡村，放弃花园，告别这里的人，我们要为的缘故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主欢喜我们去那里。”如果孩子们能欢然回答他们的父母，父母就喜欢了。“是的，我们知道你们对于主忠诚，因而甘愿付出一切，这对于你们实在是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也包括在内，我们所付的代价自然也极大，但是我们甘愿和你们在这件事上一同有份。”

我想这不仅是想象，我确知迁入耶路撒冷是需代价的事，一个人生活在见证的中心，总是满了代价的。这样做的人必须放弃许多别人所能有的东西。你如果要一直进到神所喜悦的中心，你无法不失去许多原有圈子中的朋友。许多人不明白你为什这样作，他们会笑你愚蠢，并对你失去信心。他们不信你所走的路是对的，他们会和你辩论说：“绝对不是主对你的旨意。这样你就要失去许多朋友，许多其他的东西，并且把你的孩子们也受到同样的连累。如果你要一直往前去，他们也同样要有损失。”

但是请听“他们必属我作特有的产业，”（原文）做主特有的产业已使一切的牺牲变为利益；极重的恩宠，已使牺牲微不足道。如果你与主一同往前去，那么许多你喜欢的东西——合法的，正当的，并无丝毫的不对，你会因着向着主的绝对而放弃。如果因着你向主的绝对因而牵连别人，使别人也一同受苦，你更需喝尽苦杯。虽然尼希米记未提那些中签留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人，曾经过什么挣扎，也未提他们为此所付的代价，和所做的牺牲，这些是可想见的，只因他们是甘心情愿的与主一同往前，所以胜过了这一切。

我想圣灵安排《圣经》的卷次是很奇妙的，将尼希米记和玛拉基书相隔那么远，而且是到了玛拉基书的末后才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作特有的产业。”（另译）活在见证的中心，所需要的代价实在很大。我再说，你会因此失去许多东西，许多好的东西；你会失去许多朋友，你会失去许多使你生活宽广的机会。哦，多少人已经停滞不前，说：“如果我继续走下去，多少门将向我关闭！我对多方面的影响力将失去！我会把自己的范围弄得很窄狭。”因此许多人拒绝站在这立场上，认为坚持他们广宽的范围，保守他们对各方面的影响力，是合法的，因而不顾主的心意——其实他们对价值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价值，并不根据外表的大或小，乃是根据内在的重要。

特有产业的内在价值

因此你能清楚看见主在这里所有的是相对的少数。那是被藐视为小的事，（参亚四 10）人数也相对的少，但耶和华却说这班少数的人，是祂“特有的产业。”所以价值是内在的。主在那里找到祂心中所想望的，我相信在这里主要带我们进入更大的事。这并不是说因为旧约的结束是一些小事的日子，一班少数敬畏主的人，所以祂的思想也是以小事为目标；但是这班少数敬畏主的人，成为结束旧约时代和成为新约时代的序幕，新约时代随着主耶稣的来临而开始。在旧新两约之间相隔的四百年期间，仍有少数人持守耶和华完满的思想。当你打开新约，来读路加所记载的福音书时，你能看见那个联系，看见几个代表性的人。那里有亚拿和西面，在耶路撒冷还有一班等候所应许的弥赛亚的人，他们仰望那日子的来到。他们和那班敬畏耶和华的人连在一起。哦，那就是一些从外表看来是小的，但是就内在的意义来看却非常大，他们为那要来的主预备了道路。

不，还不停在这里，这里正是我们的考验。我们常常从规模、从人数来衡量事物，是何等的错。这是世人的做法。如今世界已经进到教会里面，以致衡量事物也凭着规模的大小和多寡，根据看得见的光景和天然的观点来估量。“啊！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你看它的规模有多大！”事实常常不是这样，许多在主眼中看为大的事，在人的眼中却看为微小。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要来看十一章里面所列的名单。我们猜你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常常越过这些，未加注意，你以为去注意这些读不清的名字，不如注意其他更值得注意的事。然而这些名字才是这卷书里面更值得注意的事。耶和华神自己就注意这些将自己献上的人，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将他们记

载在尼希米记上。他们不只被记在《圣经》中，给后来的人认识，他们还被记在另一本书，那是属天并永远的一本书。你的名字不仅因为从上面生，成为属天的子民，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且被记在主的纪念册上，因为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你都跟随祂。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这是一班特别列出来的人，是从所有蒙救赎的人中特选出来的人，这一班人乃是初熟的果子归于神。

我们还需要再说什么呢？这些信息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这是现在我们所注意的点。我信息对你们乃是一个安慰。我们巴望得着以上所说的作为我们的安慰。但是我们知道代价是什么。近来常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某人已经退休，某人即将退休。”不错，他们提的都是福音的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所从事的战争，永无退伍之日。对不起，没有这样一日，你不会有告老退休，在田园安享余生的一天，只要一息尚存，你就得守住阵地，为制胜而不惜一切的代价。要进入神完满的旨意，必须支付代价，这是我们从各面来看都知道的。

但是注意神的回答。主在注意，祂要记下，祂说：“这十分之一的人，这班自愿奉献的百姓，要归我成为特有的产业。”我不知道这件事以后发展如何，结局如何。自然一幅写意的图画，好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陈列着许多东西，有些是主人特别宝贝的，朋友参观的时候，他就将所珍视的宝贝指给他们看，告诉他们那是最有价值的珍品，价值超过其他一切的总和——是特有的产业。

这是这件事背后的意义。这事将来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祂的意思就是如此。那一些走主道路的人，甘愿出代价的人，不惜接受一切后果的人，甘心为着所要得着的每一件事献上自己，必在神的家中成为祂的珍宝。那日祂要使一切受造之物注意说：“你们来看这班人，他们是我无比的宝贝。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祂！”愿主使我们能这样。

译自史百克弟兄着“The Recovering of the Lord's Testimony in Fullness”

（全文完）